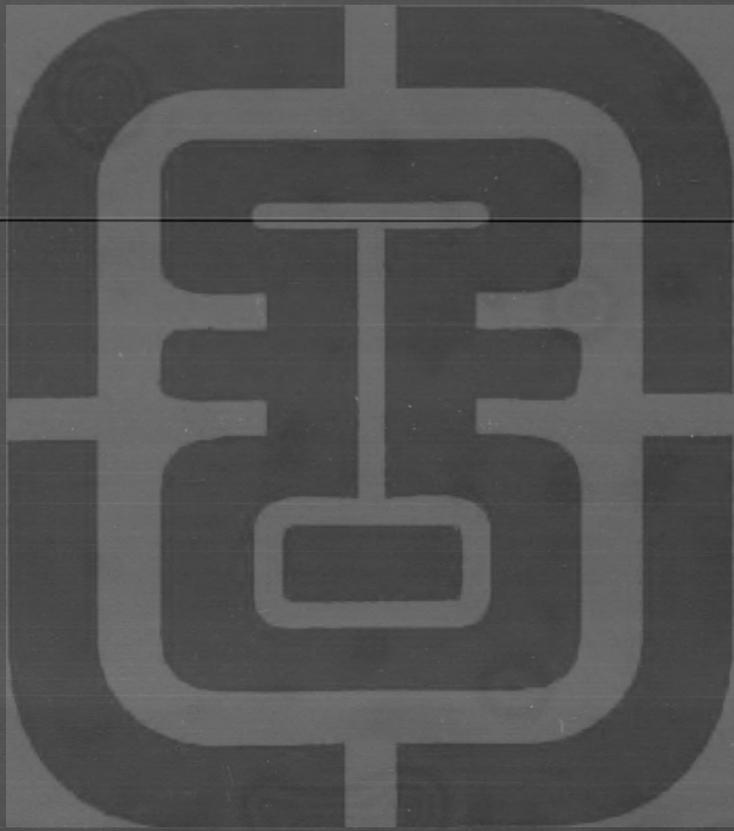


宋書



列傳第五

宋書四十五

臣沈約新撰

王鎮惡

檀韶

向靖

劉懷慎

劉粹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字景略苻堅僭號關

中猛為將相有文武才北土重之父休為河東

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踈宗猛見竒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年十三而符氏敗亡關中擾亂流寓嶠澠之間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答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居荊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騎乘非所長關弓亦甚弱

而意略縱橫果決能斷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高祖時鎮惡爲天門臨澧令即遣召之旣至與語甚異焉因娼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即以爲青州治中從事史行參中軍太尉軍事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浦屢戰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高祖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賜給百舸爲前驅義熙八年劉毅有疾求遣從弟兗州刺史蕃爲副貳高祖僞許之九月大軍西討轉鎮惡參軍事

加振武將軍高祖至姑熟遣鎮惡率龍驤將軍  
蒯恩百舸前發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賊  
知吾上比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  
辨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籌量可擊便燒其船  
艦且浮舸水側以待吾至慰勞百姓宣揚詔旨  
并赦文及吾與衛軍府文武書罪止一人其餘  
一無所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襲便  
襲今去但云劉兖州上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  
於鵲洲尋陽河口巴陵守風凡四日十月二十  
二日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  
揚聲劉兖州上毅謂爲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  
豫章口捨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  
一乙士對舸岸上豎六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  
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  
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城語前軍  
若有問者但云劉兖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  
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  
顯之與十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

人答云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見軍不見蕃而見軍人檐彭排戰具望見江津船艦已被燒烟焰張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回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

軍分攻金城內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鬪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陵昔手斬桓謙爲高祖所賞拔常在左右求還西迎家至是率十餘人助鎮惡戰下晡閒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便先衆入穴鎮惡自

後繼之隨者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  
東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者鎮惡令且  
鬪且共語衆竝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  
聽事前陣散潰斬義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  
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闇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  
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爲退路毅慮南有伏兵三  
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初毅常所  
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毅便就子肅民  
取馬肅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

不與汝今自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初出政值  
鎮惡軍衝之不得去回衝蒯恩軍軍人鬪已一  
日疲倦毅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  
死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稍於手中破  
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署中兵出爲安  
遠護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食  
邑五百戶蠻帥向博抵根據阮頭屢爲凶暴鎮  
惡討平之初行告刺史司馬休之求遣軍以爲  
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領衆助鎮惡會高祖西

討休之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皆知官軍已上  
朱襄等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乃率軍  
夜下江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據都尉治既  
至乃以竹籠盛石堙塞水道襄軍下夾岸擊之  
斬襄首殺千餘人鎮惡性貪既破襄因停軍抄  
掠諸蠻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  
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  
尋登城喚鎮惡鎮惡爲人彊辯有口機隨宜酬  
應高祖乃釋休之及魯宗之奔襄陽鎮惡統

恩諸軍水路追之休之等奔羌鎮惡追躡盡境  
而還除游擊將軍十二年高祖將北伐轉鎮惡  
爲咨議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  
劉穆之見鎮惡於積弩堂謂之曰公愍此遺黎  
志蕩逋逆昔晉文王委伐蜀於鄧艾今亦委卿  
以關中想勉建大功勿孤此授鎮惡曰不尅咸  
陽誓不復濟江而還也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  
邵陵許昌望風奔散破虎牢及栢谷塢斬賊帥  
趙玄軍次洛陽僞陳留公姚洸歸順進次澠池

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版授方  
爲澠池令遣司馬毛德祖攻僞弘農太守尹雅  
於蠡城生擒之仍行弘農大守方軌長驅徑據  
潼關僞大將軍姚紹率大衆拒嶮深溝高壘以  
自固鎮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持久將  
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  
軍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大  
軍至未可輕前旣而鎮惡等逕向潼關爲紹所  
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特

高祖沿河索虜屯據河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  
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  
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旣得  
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姚讚代紹守險衆力猶  
盛高祖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  
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僞鎮北將軍姚彊  
屯兵涇上鎮惡遣毛德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  
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羌見艦  
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北士素無舟

檝莫不驚惋咸謂爲神鎮惡旣至令將士食畢  
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聞諸艦悉逐流去  
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  
士卒曰卿諸人竝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  
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竝已逐流去豈復有  
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  
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  
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泓挺身逃  
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鎮惡

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  
將至鎮惡於灞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  
者真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  
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  
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  
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進號征  
虜將軍時有白高祖以鎮惡旣克長安藏姚泓  
僞輦爲有異志高祖密遣人覘輦所在泓輦飾  
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側高祖聞之

乃安高祖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爲安西將軍  
雖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本號領安西司  
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時西虜佛佛彊盛  
姚興世侵擾北邊破軍殺將非一高祖旣至長  
安佛佛畏憚不敢動及大軍東還便寇逼北地  
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距之虜甚盛田子屯  
劉回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  
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攤  
兵不進寇虜何由得平使還具說鎮惡言田子

素與鎮惡不協至是益激怒二人常有相圖志  
彼此每相防疑鎮惡率軍出北地爲田子所殺  
事在序傳時年四十六田子又於鎮惡營內殺  
鎮惡兄基弟鴻遵淵及從弟昭朗弘凡七人是  
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高祖表曰故安西司  
馬征虜將軍王鎮惡志節亮直機略明舉自策  
名州府屢著誠績荆南邁釁勢據上流難興彊  
蕃憂兼內侮鎮惡輕舟先邁神兵電臨盱食之  
虞一朝霧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驅洛陽

肅清湖陝入渭之捷指麾無前遂廓定咸陽俘  
執僞后克成之効莫與爲疇實扞城所寄國之  
方邵也近北虜遊魂寇掠渭北統率衆軍曜威  
撲討賊旣還奔還次涇上故龍驤將軍沈田子  
忽發狂易奄加刃害忠勲未究受禍不圖痛惜  
兼至惋悼無已伏惟聖懷爲之傷惻田子狂悖  
即已備憲鎮惡誠著艱難勲參前烈殊績未酬  
宜蒙追寵願敕有司議其褒贈於是追贈左將  
軍青州刺史高祖受命追封龍陽縣侯食邑千  
五百戶謚曰壯侯配食高祖廟廷子靈福嗣位  
至南平王鐸右軍諮議參軍靈福卒子述祖嗣  
述祖卒子獻嗣齊受禪國除鎮惡弟康留關中  
及高祖北伐鎮惡爲前鋒康逃匿田舍鎮惡次  
潼關康將家奔之高祖板爲彭城公前將軍行  
參軍鎮惡被害康逃藏得免攜家出洛陽到彭  
城歸高祖即以康爲相國行參軍求還洛陽視  
母尋值關陝不守康與長安徙民張旰醜劉雲  
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邑郭僑戶七百餘

家共保金墉城爲守戰之備時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餘戶屯城南迎亡命司馬文榮爲主又有亡命司馬道恭自東垣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陵雲臺順明遣刺殺文榮平復推順明爲主又有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索虜野坂戍主異朔公遊騎在芒上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宋臺建除康寧朔將軍河東太守遣龍驤將軍姜缺率軍救之諸亡命竝各奔散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縣男食邑

三百戶進號龍驤將軍迎康家還京邑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永初元年卒金墉時年四十九葬於偃師城西追贈輔國將軍無子以兄河西太守基子天祐嗣當太祖元嘉二十七年隨劉康祖伐索虜敗沒子懷祖嗣

檀韶字令孫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初辟本州從事西曹主簿輔國司馬高祖建義韶及弟祗道濟等從平京城行參高祖建武將軍事都邑旣平爲鎮軍將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進

號建武將軍遷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  
史以平桓立功封巴丘縣侯食邑五百戶復參  
車騎將軍事加龍驤將軍遷騎將中軍諮議參  
軍加寧朔將軍從征廣固率向彌胡蕃等五十  
人攻臨朐城克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  
韶圍分降號橫野將軍城陷之日韶率所領先  
登領北琅邪太守進號寧朔將軍琅邪內史從  
討盧循於左里又有戰功并論廣固功更封宜  
陽縣侯食邑七百戶降先封一等爲伯減戶之  
半二百五十戶賜祗子臻坐六門內乘輿白衣  
領職義熙七年號輔國將軍八年丁母憂起爲  
冠軍將軍明年復爲琅邪內史淮南太守將軍  
如故鎮姑熟尋進號左將軍領本州大中正十  
二年遷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  
江州刺史將軍如故有罪免官高祖受命以佐  
命功增八百戶并前千五百戶韶嗜酒貪橫所  
莅無績上嘉其合門從義弟道濟又有大功故  
特見寵授末初二年卒於京邑時年五十六追

宋書卷五  
十一  
贈安南將軍加散騎常侍子緒嗣緒卒無子國  
除祗子臻臻卒子遐嗣齊受禪國除祗弟道濟  
竝別有傳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高祖  
同改稱小字世居京口與高祖少舊從平京城  
參建武軍事進平京邑板參鎮軍軍事加寧遠  
將軍京邑雖平而羣寇互起彌與劉蕃孟龍符  
征破桓歆桓石康石綏於白苜才攻壽陽剋之義  
熙三年遷建武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戍  
堂邑以平京城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從征鮮卑  
大戰於臨朐累月不決彌與檀韶等分軍自開  
道攻臨朐城彌擐甲先登即時潰陷斬其牙旗  
賊遂奔走攻拔廣固彌又先登盧循屯據蔡洲  
以親黨阮賜爲豫州刺史攻逼姑孰彌率譙國  
內史趙恢討之時輔國將軍毛脩之戍姑孰告  
急續至彌兼行進討破賜收其輜重除中軍諮  
議參軍將軍如故盧循退走高祖南征彌爲前  
鋒於南陵電池左里三戰竝大捷軍還除太尉

詔議參軍下邳太守將軍如故八年轉游擊將軍尋督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龍驤將軍鎮蠻護軍安豐汝陰二郡太守梁國內史戍壽陽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安南縣男食邑五百戶十年遷冠軍將軍高陽內史臨淮太守領石頭戍事高祖西伐司馬休之以彌爲吳興太守將軍如故明年高祖北伐彌以本號侍從留戍礪礪進屯石門栢谷遷督北青州諸軍事北青州刺史將軍如故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食邑

千戶遷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二年卒官時年五十九追贈前將軍彌治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植紹封又坐殺人國除植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無所推先諸盛流竝容之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陽州刺史顏立皆與友善歷始興王濬征北中兵參軍始興內史南康相臧質爲逆召柳至尋陽與之俱下質敗歸降下獄死彌弟劭未初中

爲宣城太守劭弟子亮以私忿殺彌妻施氏託  
云奴客所殺劭輒於墓所殺亮及彌妾并奴婢  
七八人匿不聞官爲有司所奏詔無所問元嘉  
初卒於義興太守

劉懷慎彭城人左將軍懷肅弟也少謹慎質直  
始參高祖鎮軍騎將軍事振威將軍彭城内史  
從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克廣固懷慎率  
所領先登從高祖距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加  
輔國將軍義熙八年以本號監北徐州諸軍事

鎮彭城尋加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內震肅九  
年亡命王靈秀爲寇討平之十一年進北中郎  
將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食邑五百戶  
十三年高祖北伐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衛輦  
轂坐府中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  
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  
謹退類如此宋臺立召爲五兵尚書仍督江北  
淮南諸軍前將軍南晉州刺史復徵爲度支尚  
書加散騎常侍高祖遷都壽春留懷慎督北徐

交青淮北諸軍事中軍將軍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廣陵城降號征虜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爲侯增邑千戶進號平北將軍徵爲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常侍如故特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追贈撫軍謚曰肅侯子德願嗣世祖大明初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士後復爲秦郡太守德願性粗率爲世祖所憚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

與群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

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  
光中爲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誅懷  
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循  
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  
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  
而倒帝益竒焉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  
休之彭城内史徐逵之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  
戰愈厲高祖乃解所著鎧以授之榮祖率所領  
陷陣身被數創會賊破走加振威將軍尋參世

子征虜軍事領遂成令高祖北伐轉鎮西中兵  
參軍寧遠將軍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索虜  
於半城又攻劉度壘克之高祖大饗戰士謂榮  
祖曰卿以寡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  
此轉爲太尉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旣破長安  
姚泓女婿徐衆率其餘衆連營叛走榮祖與檀  
道濟等攻營破之斬首擒馘不可稱計十四年  
除彭城内史又補相國參軍其年遣榮祖還都  
爲世子中兵參軍永初元年除越騎校尉尋轉

右軍將軍索虜南寇司州刺史毛德祖陷沒榮  
祖時居父艱起爲輔國將軍追論半城之功賜  
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  
偏險褊隘頗失士君子之心領軍將軍謝晦深  
接待之廢立之際要榮祖固辭獲免及晦出鎮  
荆楚欲請爲南蠻校尉榮祖又固止之其年冬  
卒德願弟興祖青州刺史懷慎弟懷默冠軍將  
軍江夏內史太中大夫懷默子道球巴東建平  
二郡太守道球弟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世

祖大明中爲武康令時境內多盜鑄錢亮掩討  
無不禽所殺以千數太宗泰始初爲巴陵王休  
若鎮東中兵參軍北伐南討功冠諸將封順陽  
縣侯食邑六百戶歷黃門郎梁益二州刺史在  
任廉儉不營財貨所餘公祿悉以還官太宗嘉  
之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脩道欲致長生  
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泰豫  
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  
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

刺中間僂絕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追贈冠軍將軍謚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元嘉二十二年爲廬江太守世祖舉義棄郡來奔以補南中郎參軍事加龍驤將軍時世祖分麾下以爲三幢道隆與中兵參軍王謙之馬文恭各領其一  
大明中歷黃門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廢帝景和中以爲右衛將軍永昌縣侯食邑五百戶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爲太宗盡力遷衛將軍

中護軍尋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王謙之字休光琅邪臨沂人晉司州刺史胡之曾孫也世祖初歷驍騎將軍御史中丞吳興太守以南下之功封石陽縣子食邑五百戶大明三年卒贈前將軍謚曰肅子應之嗣大明末爲衡陽內史晉安王子勛反應之起義拒湘州行事何慧文爲慧文所殺事在鄧琬傳追贈侍中應之弟雲之順帝昇明中貴達馬文恭扶風人也亦以功封泉陵縣子食邑五百戶世祖即位爲游擊將

軍頃之卒

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也祖恢持節監河中軍事征虜將軍粹家在京口少有志幹初爲州從事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從平京邑轉參鎮軍事尋加建武將軍沛郡太守又領下邳太守復爲車騎中軍參軍從征廣固戰功居多以義功封西安縣五等侯軍還轉中軍諮議參軍盧循逼京邑京口任重太祖時年四歲高祖使粹奉太祖鎮京城轉游擊將軍遷建威將軍江夏

相衛將軍毅粹族兄也粹盡心高祖不與毅同高祖欲謀毅衆竝疑粹在夏口高祖愈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瀟縣男食邑五百戶母憂去職俄而高祖討司馬休之起粹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統水軍入河明年進號輔國將軍遷相國右司馬侍中中軍司馬冠軍將軍遷左衛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食邑千戶二年以役使監吏免官尋督江北淮南郡事征虜將軍廣陵太守三年以本號督

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三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梁郡太守鎮壽陽治有政績少帝景平二年譙郡流離六十餘家叛沒虜趙炅秦剛等六家悔倍還投陳留襄邑縣頓謀等村粹遣將死縱夫討叛戶不及因誅殺謀等三十家男丁一百三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粹坐貶號爲寧朔將軍時索虜南寇粹遣將軍李德元襲許昌殺僞潁川太守庫龍於是陳留人董邈自稱小黃盟主斬僞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司馬世賢傳首京都太祖即位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役愛民罷諸沙門二千餘人以補府史元嘉三年討謝晦遣粹弟車騎從事中郎道濟龍驤將軍沈敞之就粹自陸道向江陵粹以道濟行竟陵內史與敞之及南陽太守沈道興步騎至沙橋爲晦司馬周超所敗士衆傷死者過半降

號寧朔將軍初晦與粹厚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太祖以此嘉之晦遣送曠之還粹亦不害也明年粹卒時年五十三追贈安北將軍持節本官如故曠之嗣官至晉熙太守曠之卒子琛嗣琛卒無子國除琛弟亮順帝昇明末尚書駕部郎粹庶長子懷之爲臨川內史與臧質同逆伏誅粹弟道濟尚書起部郎王弘車騎從事中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司馬河東太守仍遷振武將軍益州刺史長史費謙

別駕張熙參軍楊德年等竝聚斂興利而道濟委任之傷政害民民皆怨毒太祖聞之與道濟詔戒之曰聞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爲殖貨若萬一有此必宜改之比傳人情不政緝諧當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道濟雖奉此旨政化如初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之宗室晉末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緩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崩動羣小得千餘人破巴興縣殺令王貞之進攻陰平陰平太守沈法興焚城遁走道濟

遣軍擊飛龍斬之初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直數百萬者謙等限布絲綿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萬府又立冶一斷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爲亂氏奴旣懷恚忿因聚黨爲盜賊其年七月道濟遣羅習爲五城令氏奴等謀曰羅令是使君腹心而卿猶有作賊盜不止者一旦發露則爲禍不測宜結要誓共相禁檢乃殺牛盟誓俄而氏奴及趙廣等唱曰官禁殺牛而村中公違法禁脫使羅令白使君疑吾徒更欲作賊則無餘類矣因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若能共建大事則功名可立不然立滅不久衆旣樂亂因相率從之得數千人復向廣漢道濟遣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五百人擊之竝爲所殺賊於是逕向涪城巴西人唐頻聚衆應之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王懷業再遣軍拒之戰敗失利懷業及司馬南漢中太守韋處

伯竝棄城走涪陵太守阮惠江陽太守杜玄起  
遂寧太守馮遷聞涪城不守竝委郡出奔蜀土  
僑舊翕然竝反道濟惶懼乃免吳兵三十六營  
以爲平民分立宋興宋寧二郡又招集商賈及  
免道俗奴僮東西勝兵可有四千人賊衆數萬  
屯城西及城北道濟嬰城自守趙廣本以譎詐  
聚兵頓兵城下不見飛龍各欲分散廣懼乃將  
三千人及羽儀詐其衆云迎飛龍至陽泉寺中  
謂道人程道養曰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

若不從即日便斬頭道養惶怖許諾道養抱罕  
人也廣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  
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  
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  
帛氏奴征虜將軍梁顯鎮北將軍同黨大帥張  
寧秦州刺史嚴遐前將軍奉道養還成都衆十  
餘萬四面圍城就道濟索費謙張熙曰但送此  
人來我等自不復作賊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  
明任浪之各將千餘人出西門戰皆失利十一

月方明等復出戰破賊營焚其積聚賊黨江陽人楊孟子領千餘人屯城南道濟參軍梁雋之統南樓屢與孟子交言因投書曉以禍福要使入城孟子許諾入見道濟道濟大喜即板爲主簿遣子爲任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拾合得二千餘人與孟子并力自固廣遣同黨袁玄子攻晉原爲仲興所殺廣又遣帛氏奴攻之連戰仲興軍敗及孟子竝死方明復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僞出北門仍回軍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斬僞僕射蔡滔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道養收合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以別卒五千餘人還涪城初別駕張熙說道濟令糶太倉穀賊以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末廩糧便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爲賊所敗匹馬獨還賊因追之衆復大集方明夜於城西縋上道濟爲設食饘不

能飡唯泣涕而已道濟時有疾已篤自力慰勉之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旣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數十人配之賊城外云方明已死可來取喪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方明自出衆見之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亡莫有至者梁雋之說道濟曰將軍氣息綿綿而外論互有同異今軍師屢敗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則危禍立至宜稱小損聽左右給使暫出不然敗矣道濟從之即喚左右三十餘人告之曰吾疾久汝等扶侍疲勞今旣小損各聽歸家休息喚復還給使旣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亡來幾日子弟皆言君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城內乃安由是應募者一日千餘人十年正月賊衆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梁雋之與方明等及其故舊門生數人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命酬答籤疏不異常日故雖母妻不知也二月道養於毀金橋升壇郊天方就

柴燎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賊列陣營前死戰  
日夕乃大敗臨陣斬僞征虜將軍趙石之等八  
百餘級道養等退保廣漢是月平西將軍臨川  
王義慶以揚武將軍巴東太守周籍之即本號  
督巴西梓潼宕渠遂寧巴郡五郡諸軍事巴西  
梓潼二郡太守率平西參軍費淡龍驤將軍羅  
猛二千人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連  
營百數處處屯結籍之與方明及費淡等攻郫  
剋之廣等退據郡城傍竹自固羅猛率隊主王  
盱等并力追討張尋自涪城率衆二萬來助廣  
等方明淡斬竹開逕邀之戰敗退還郫縣廣等  
又移營屯箭竿橋方明等破其六營乘勝追奔  
逕至廣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四月十日發道  
濟喪五月方進軍向涪城張尋唐頻渡水拒戰  
方明擊破之生擒僞驃騎將軍雍秦二州刺史  
司馬龍伸斬之龍伸道助也州吏嚴道度斬嚴  
遐首廣等竝奔散涪蜀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  
平復與道養合帛氏奴攻廣漢費淡督將軍种

松等與戰斬其梁州刺史杜承等百餘級九月  
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誅費謙之道濟喪及  
方明等竝東反道養等領二千餘家逃于鄴山  
其餘羣賊亦各擁戶戡竄出爲寇盜不絕十三  
年六月太祖遣寧朔將軍蕭汪之統軍討之軍  
次鄴口帛氏奴斬僞衛將軍司馬飛燕歸降汪  
之擊破道養道養還入鄴山十四年四月趙廣  
張尋梁顯各率部曲歸降僞輔國將軍王道恩  
斬道養送首餘黨悉平遷趙廣張尋等於京師  
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  
先是道濟振武司馬蜀郡太守任蒼之雖不任  
軍事事寧以爲正負郎裴方明虎賁中郎將仍  
爲義慶平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河東太守費  
淡太子屯騎校尉周籍之後爲益州刺史粹族  
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  
德以毅貴歷顯位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  
汝必破我家毅甚憚之每還京未嘗敢以羽儀  
人從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元嘉二年

年九十餘卒於家損元嘉中歷職義興太守東  
土殘飢太祖遣揚州治中沈演之東入賑卹以  
損綏撫有方稱爲良守官至吳郡太守追贈太  
常常史臣曰帝王受命自非以功靜亂以德濟民則  
其道莫由也自三代以來醇風稍薄成功濟務  
尊出權道雖復負宸南面比號軒犧莫不自謝  
王風率由霸德高祖崛起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  
公英傑公之響又又關晉氏輔魏之基一旦驅

烏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

是故王謚以內懼流奔王綏以外侮成釁若非

樹竒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承配天

之業一異同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温於旆所臨莫

不獻珍受朔及金墉請吏元勳將舉九命之禮

旣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觀兵函渭用師天險

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使閉門反政寘兵散地

後敗責其前功一肯虧其盛業豈復得以黃屋

朱戶爲衰晉之貞臣乎及其靈威薄震重關莫

守故知英策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摧鋒直指前無疆陳為宋方叔壯矣哉

列傳第六

宋書四十六

臣沈約新撰

趙倫之

到彥之

王懿

張劭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武穆皇后之弟幼

孤貧事母以孝稱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

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

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破姚  
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  
安北將軍鎮襄陽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  
年拜鎮軍將軍尋遷左光祿大夫領軍將軍倫  
之雖外戚貴盛而以儉素自處性野拙人情世  
務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爲護軍資  
力不稱以爲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謂曰司  
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  
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  
泰五年卒子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倫之在襄陽伯符爲竟  
陵太守時竟陵蠻屢爲寇伯符征討悉破之由  
是有將帥之稱後爲寧遠將軍摠領義徒以居  
宮城北每有火起及賊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  
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州刺  
史爲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盜遠竄  
無敢犯境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  
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

宋書傳卷六  
領焉二十一年轉豫州刺史明年爲護軍將軍  
復爲丹陽尹在郡嚴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叛被  
錄赴水而死典筆吏取筆不如意鞭五十子倩  
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與王濬以潘妃  
之寵故得出入後宮遂與公主私通及適倩倩  
入宮而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事上聞有詔離  
婚殺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  
傅國至孫勗齊受禪國除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元弟幽州  
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事石季龍父苗事符堅  
皆爲二千石仲德少沈密有意略通陰陽解聲  
律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  
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  
大澤不能前困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  
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去頃之復來攜  
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  
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  
水仲德隨之獲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

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太  
山遼遣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  
之行百許里乃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  
犯晉宣元二帝諱竝以字稱叡字元德北土重  
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  
若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里所容仲德聞王  
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因  
至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  
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  
恐不足以成大事元德果敢有智略武帝甚知  
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  
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  
玄每冒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  
元德爲玄所誅仲德奔竄會義軍剋建業仲德  
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  
仲德相對號泣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  
以仲德爲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鋒  
大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剋及盧循寇逼敗劉毅

於桑落帝北伐始還士卒劓瘃堪戰者可數千人賊衆十萬舳艫百里奔敗而歸者咸稱其雄衆議竝欲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而治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豕突乘我遠往旣聞凱入將自奔散今自投草間則同之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義士英豪當自求其主爾此謀若行請自此辭矣帝悅之以仲德屯越城及賊自蔡洲南走遣仲德追之賊留其黨范崇民五十人高艦百餘城南陵仲德攻之大破崇民焚其舟艦收其散卒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爲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蕃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摠衆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宜仲德曰非常

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日久士有歸心固當以  
建業爲王基侯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帝深  
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  
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進號安北將軍與到  
彥之北伐大破虜軍諸軍進屯靈昌津司寇旣  
定三軍咸喜仲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  
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戈北歸并力完聚若河水  
冬合豈不能爲三軍之憂十月虜於委粟津渡  
河進逼金墉虎牢洛陽諸軍相繼奔走彥之聞

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旣陷則虎  
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賊去我千里滑臺猶  
有彊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  
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  
焚舟弃甲還至彭城仲德與彥之竝免官尋與  
檀道濟救滑臺糧盡而歸九年又爲鎮北將軍  
徐州刺史明年加領兗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  
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  
以河北所遇也十三年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

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脩嗣爲家僮所殺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惟邵情誼彌謹流涕追送時變亂饑饉又饋送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爲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爲廷尉卿及武帝討玄邵白敞表獻誠款帝大說命署其門曰有犯張廷尉者以軍法論後以敞爲吳郡太守王謚爲揚州召邵

爲主簿劉毅爲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湊獨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白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寇迫京師使邵守南城時百姓臨水望賊帝怪而問邵邵曰若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尋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脩舟船倉庫及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署應時即至怪

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我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補邵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咨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諱事將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時滁州結聚亡命祗率衆掩之劉穆之恐以爲變將發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疑然發露恐生大變宜且遣慰勞

以觀其意旣而祗果不動及穆之卒朝廷恒懼  
僂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邵對曰今誠急  
病任終在徐且世子無專命宜須北咨信反方  
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太府事悉咨徐司馬其  
餘啓還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有大臣體十四年  
以世子鎮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  
宜處外敢以死請從之文帝爲中郎將荊州刺  
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  
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邵

爲刺史將署府邵以爲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  
置署妨人乖爲政要帝從之謝晦反遺書要邵  
邵不發函馳使呈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  
寧蠻校尉雖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有隙  
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  
必不以私讎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  
陽築長圍修立隄堰開田數千頃郡人賴之富  
贍丹浙二州蠻屢爲寇邵誘其帥因大會誅之  
悉掩其徒黨旣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斷絕  
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伺欲取之會蠕  
蠕國遣使朝貢賊以爲敷遂執之邵坐降號揚  
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軍長史  
持節南蠻校尉坐在雖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  
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吳興太守  
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  
葦蓆爲轎車諸子從焉子敷演敬有名於世敷  
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僂有  
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

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筥流涕見從母悲感嗚咽性整貴風韻端雅好玄言善屬文初父邵使與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武帝聞其美召見竒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江陵人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上甚不說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爲百果之宗查何可比中書舍人秋當周赴竝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赴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竝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

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  
十餘日方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  
伯父茂度每譬止之敷益更感慟絕而復續茂  
度曰我比止汝而乃益甚自是不復往未暮年  
而卒孝武即位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  
爲孝張里敷弟柬襲父封位通直郎柬有勇力  
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柬  
出奔墜淮死子式嗣

暢字少微邵兄禕之子也禕少有操行爲晉琅

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  
一甕付禕令密加鷄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  
少與從兄敷演敬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  
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  
哀時論美之弟牧嘗爲獬犬所傷醫者云食蝦  
蟇可療牧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由是  
遂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  
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  
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虜衆近

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  
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  
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  
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  
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  
欲席卷奔鬱州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  
僚議之暢曰若歷城鬱州可至下官敢不高讚  
今城內乏食人無固心但以關扃嚴密不獲走  
耳若一搖動則潰然奔散雖欲至所在其可得  
乎今食雖寡然朝夕未至窘乏豈可捨萬全之  
術而即危亡之道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汗  
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  
違也義恭乃止魏主旣至登城南亞父塚於戲  
馬臺立氈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遣  
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  
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魏主又自上戲馬  
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  
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

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  
長史乎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  
足使我知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使視知  
是孝伯乃開門餉物魏主又求酒及甘橘孝武  
又致螺盃雜物南土所珍魏主復令孝伯傳語  
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  
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施之於此孝伯曰以  
隣國之臣耳孝伯又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  
當憂邑若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中間道甚多  
亦不須煩魏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  
斷暢曰君著白衣故號白賊也孝伯笑曰今之  
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但不在江南耳又求博  
具俄送與魏主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胡豉云  
此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  
氣滿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日痛柔鹽不  
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  
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  
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問觀我儀貌察我爲人

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忍彼此不盡故不復遣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在彼意此非所求義恭又送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黃甘若給彼軍即不能足若供魏主未當之絕故不復致孝伯又曰君南土膏梁何爲箸屨右且如此將士云何暢曰膏梁之言誠以爲媿但以不武受命統軍

戎陣之間不容緩服魏主又遣就二王借箏篋琵琶等器及棊子孝伯足詞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甚爲敏捷音韻詳雅魏人美之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爲元佐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儀容止衆皆矚目見者皆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及義宣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

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  
下郡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止巴陵  
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遂不得前義宣  
將爲逆使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  
以死保之靈寶還白義宣云暢必不可回請殺  
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之得免進號撫軍別  
立軍部以收人望物雖署文檄飲酒常醉不省  
其事及義宣敗於梁山暢爲軍人所掠衣服都  
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遂

排玄謨上輿玄謨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  
榮救之得免執送都下付廷尉見原起爲都官  
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  
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  
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閭帝曰  
何事相苦初尚之爲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  
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黃閭故暢以此譏之  
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謚曰宣暢愛弟輯  
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議非之弟悅取有美稱

歷侍中臨海王子項前將軍長史南郡太守晉  
安王子勛建偽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  
輔僞政及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  
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  
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  
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  
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右衛率東陽  
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  
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與晉安王  
子勛同逆軍敗見殺焉

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趙倫之傳下有到彥之傳  
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爲  
虜今帝稱帝號魏稱魏主與南史體同而傳末  
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故  
特存焉

列傳第六

宋書四十六

宋書卷六

宋書卷六

宋書卷六

宋書卷六

宋書卷六

宋書卷六

宋書卷六

列傳第七

宋書四十七

臣沈

約

新撰

劉懷肅

孟懷玉

懷玉弟龍符

劉敬宣

檀祗

劉懷肅彭城人高祖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

耕好學初為劉敬宣寧朔府司馬東征孫恩有

戰功又為龍驤司馬費令聞高祖起義棄縣來

奔京邑平定振武將軍道規追栢玄以懷肅爲  
司馬玄留何澹之郭銓等戍桑落洲進擊破之  
潁川太守劉統平除高平太守玄旣死從子振  
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懷肅與江夏相  
張暢之攻澹之於西塞破之僞鎮東將軍馮該  
戍夏口東岸孟山圖據曾山城桓仙客守月壘  
皆連壁相望懷肅與道規攻之躬擐甲胄陷二  
城馮該走石城生擒仙客義熙元年正月振敗  
走道規遣懷肅平石城斬馮該及其子山靖子

月神振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  
肅自雲杜馳赴日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  
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陳流矢傷懷肅  
額衆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戰士氣益壯於是士  
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旣平休之反鎮執懷  
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僞輔國將軍符  
嗣馬孫僞龍驤將軍金符青樂志等屯結軍夏  
懷肅又討之臬樂志等道規加懷肅督江夏九  
郡權鎮夏口除通直郎仍爲輔國將軍淮南歷

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軍郡如故以義功封東興縣侯食邑千戶其冬栢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率步騎討破之江淮間羣蠻及栢氏餘黨爲亂自請出討旣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封官至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太祖元嘉末爲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世祖伐元凶義軍至新亭道存出奔元凶殺其母以徇前廢帝景和中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懷敬未朞乃斷懷敬乳而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真道爲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饑上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曰宰邑敷政必以簡惠成能莅職闡治務以利民著績故王奐見

紀於前升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唐令劉真道餘  
杭令劉道錫皆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  
訟訴希簡又翦蕩凶非屢能擒獲災水之初餘  
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  
民親執板築塘旣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  
覈名實竝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  
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爲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爲  
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氏賊楊難當侵寇漢  
中真道率軍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太祖  
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度  
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  
後軍參軍梁坦陳彌裴肅之安西參軍段叔文  
魯尚期始興王國常侍劉僧秀綏遠將軍馬洗  
振武將軍王奐之等進次潭谷去臯蘭數里難  
當遣其建節將軍符弘祖啖元等固守臯蘭鎮  
北將軍符德義於外爲游軍難當子撫軍大將  
軍和重兵繼其後方明進擊大破之於濁水斬  
弘祖并三千餘級遣康祖追之過臯蘭二千餘

里和又遣德義祖戰康祖又大破之和退保脩城難當遣建忠將軍楊林振威將軍姚憲領二千騎就和方明又率諸將攻之和敗走追至赤亭難當席卷叛方明遣康祖直趣百頃僞丞相楊萬壽等一時歸降難當第三息虎先戍陰平難當既走虎逃竄民間生禽之送京都斬于建康市秦州刺史胡崇之西鎮百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邀擊敗沒以真道爲建威將軍雒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

不拜詔曰往季氏豎楊難當造爲叛亂俛首者衆其長史楊萬壽建節將軍姚憲情不違順屢進矢言及凶醜宵遁闔境崩擾建忠將軍呂訓衛倉儲以候王師寧朔將軍姜檀果烈懇到志在宣力濁水之捷厥庸顯然近者協贊義奮乃心無替洛陽符昭誠係本朝亦同斯舉俘擒僞將獨克武興推鋒致效隕命寇手竝事箸屯險感于予懷宜蒙旌叙榮慰存亾可贈萬壽龍驤將軍昭武都太守憲補負外散騎侍郎訓駙馬

都尉奉朝請檀征西大將軍司馬仇池太守宜  
竝內徙可符雒梁二州厚加贍卹呂訓略氏人  
呂先子也又詔曰故晉壽太守姜道盛前討仇  
池志輸誠力即戎箸效臨財能清近先登濁水  
殞身鋒鏑誠節俱亮矜悼于懷可贈給事中賜  
錢千萬道盛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真道方明竝  
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藏難當善馬  
下獄死劉康祖等繫免各有差方明河東人爲  
劉道濟振武中兵參軍立功蜀土歷潁川南平

昌太守皆坐贓私免官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高祖珩晉河南尹祖淵  
右光祿大夫父綽義旗後爲給事中光祿勳追  
贈金紫光祿大夫世居京口高祖東伐孫恩以  
懷玉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城進定京邑  
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祖鎮京口以懷  
玉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熈三年出爲寧朔  
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內史除中書侍郎轉輔國  
將軍領丹楊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

石頭岸連戰有功爲中軍咨議參軍賊帥徐道  
覆屢欲以精銳登岸畏懷玉不敢上及循南走  
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  
懷玉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陷仍南追循循  
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戶復爲太尉  
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季遷江州刺史尋督江  
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  
郡諸軍事南中郎將刺史如故時荊州刺史司  
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懷玉此任以防之

十一年加持節丁父艱懷玉有孝性因抱篤疾  
上表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客出繼喪主唯已  
乃見聽未去任其年卒官時年三十一追贈平  
南將軍子元卒無子國除懷玉別封陽豐男子  
慧熙嗣坐廢祭祀奪爵慧熙已宗嗣竟陵太守  
中大夫

龍符懷玉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少好游  
俠結客於閭里早爲高祖所知旣克京城以龍  
符爲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竝有功參

鎮軍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遠將軍淮陵  
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栢歆栢石康破斬之除建  
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真侵邊彭沛  
騷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憐北討一戰破  
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被創奔走高祖伐廣固  
以龍符爲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統  
步騎爲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  
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  
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稍接

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害時季三  
十二高祖深加痛悼追贈青州刺史又表曰故  
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勇果毅隕身王  
事宜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寵贈方州龍  
符投袂義初前驅效命摧鋒三捷每爲衆先及  
西剽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今  
北伐復統前旅臨朐之戰氣冠三軍于時逆徒  
寔繫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摧靡奮戈  
深入知死弗吝賊超奔遁依險鳥聚大軍因勢

方軌長驅考其庸績豫參濟不竊謂宜班爵土以褒勳裂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戶無子弟仙客以子微生嗣封太祖元嘉中有臯奪爵徙廣州以微生弟彥祖子佛護襲爵齊受禪國除孝武大明初諸流徙者悉聽還本微生已死子係祖歸京都有筋幹異力能儋負數人入隸羽林爲殿中將軍二季索虜寇青冀世祖遣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戰於杜梁挺身入陳所殺狼籍遂見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漢楚元王交後也祖建征虜將軍父牢之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栢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旣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起家爲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兄弟爲名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

晉陵太守置佐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  
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爲前鋒太  
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福使以兵反  
恭牢之呼敬宣謂曰王恭昔蒙先帝殊恩今居  
伯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縱吾不能審恭事  
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穆宰相與不今欲奉  
國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爲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  
成康之隆未有桓靈之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  
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  
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里  
斬恭大將顏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還京襲恭  
恭方出城耀軍馳騎橫擊之一時散潰元顯進  
號後將軍以敬宣爲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三  
年孫恩爲亂東土騷擾牢之自表東討軍攻虎  
嘑賊皆死戰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  
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進平會稽尋加臨  
淮太守遷後軍從事中郎五年孫恩又入浹口  
高祖戍句章賊頻攻不能拔敬宣請往爲援賊

恩於是退遠入海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敬  
宣每慮艱難未已高祖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  
故敬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顯進號驃騎敬  
宣仍隨府轉軍郡如故元顯驕淫縱肆羣下化  
之敬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戲之來無所酬  
答元顯甚不悅尋進號輔國將軍餘如故元興  
元年牢之南討栢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  
昏酣牢之驟詣門不得相見帝出餞行方遇公  
坐而已栢玄既至溧洲遣信說牢之牢之以道

于昏闇元顯淫凶思平玄之日亂政方始假手  
於玄誅除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於天  
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曰方今國家亂擾四海鼎  
沸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先父之基據荆  
南之勢雖無姬文之德實爲參分之形一朝縱  
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  
生於今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  
手但平玄之後令我那驃騎何遺敬宣爲任玄  
拔爲其府諮議參軍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

以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共襲玄期以明日值介日大霧府門晚開日盱敬宣不至牢之謂所謀已泄率部曲向白洲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尋求不得謂已爲玄所擒乃自縊死敬宣奔喪哭畢即渡江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各以子弟爲質求救於姚興與與之符信令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至彭城聞收聚義故玄遣孫無絡討冀州刺史劉軌軌要敬宣雅之等共

據山陽破之不剋又進昌平澗戰不利衆各離散乃俱奔鮮卑慕容德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旣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旣吞矣吾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省封并要鮮卑大帥免達謀滅德推休之爲主剋日垂發時劉軌爲德司空大被委任雅之又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老吾觀其有安齊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爲不然遂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泄相與殺軌而去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

口手書召敬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下邳不誘我也即便馳還既至京師以敬宣爲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襲封武岡縣男是歲安帝元興三年也栢歆率氐賊楊秋寇歷陽敬宣與建威將軍諸葛長民大破之歆單騎走渡淮斬楊秋於練固而還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敬宣固辭言於高祖曰讎恥旣雪四海清蕩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遣遂復僦倪即日所忝已爲優渥且盤龍無忌猶未遇寵賢二

弟位任尚卑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敬宣旣至江州課集軍糧搜召舟乘軍戎要用常有儲擬故

缺

征諸軍雖失利退據因之每即振

復其年栢玄兄子亮自號江州刺史寇豫章亮又遣符宏寇廬陵敬宣竝討破之初劉毅之少也爲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人非常之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其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之深以爲恨及

在江陵知敬宣還乃使人言於高祖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既昧今又不豫義始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論資語事正可爲負外常侍耳聞已授其郡實爲過優尋知復爲江州尤所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解職於是散徹賜給宅宇月給錢三十萬高祖數引與游宴恩款周洽所賜錢帛車馬及器服玩好莫與比焉尋除冠軍將軍宣城內史襄城太守宣城多山縣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罷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戶高祖方大相寵任欲先令立功義熙三季表遣敬宣率衆五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祗書諫高祖曰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民無饑苦劫盜之患亦爲弭息此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爲不爾也古人

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泝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禽護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亾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劔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況今泝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矣爲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脩之家讎不雪不應以得死爲限劉敬宣

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死  
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關門  
之外非所宜豫苟其有心不覺披盡不從假敬  
宣節監征蜀諸軍事郡如故既入陝分遣振武  
將軍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  
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  
延祖由墊江而進敬宣率先士卒轉戰而前達  
遂寧郡之黃虎去成都五百里僞輔國將軍譙  
道福等悉衆距險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

賊固守不敢出敬宣不得進食糧盡軍中多疾  
疫死者大半引軍還譙縱送毛璩所諸喪其妻  
女文處茂母何并諸士人喪柩浮之中流敬宣  
皆拯接致歸爲有司所奏免官削封三分之一  
五年高祖伐鮮卑除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  
軍從至臨朐慕容超出軍距戰敬宣與兗州刺  
史劉藩等奮擊大破之龍驤將軍孟龍符戰沒  
敬宣并領其衆圍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逼京師  
敬宣分領鮮卑虎班突騎置陣甚整循等望而

畏之遷使持節督馬頭淮西諸軍郡事鎮蠻護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將軍如故循既走仍從高祖南討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邪初敬宣回師於蜀劉毅欲以重法繩之高祖既相

任待又何無忌明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若必文致爲戮已當入朝以廷議決之毅雖止猶謂高祖曰夫生平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公宜深慮之毅出爲荊州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及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出爲使持節督北青州軍郡事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領清河太守尋領冀州刺史時高祖西討劉毅豫州刺

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遣使呈長民書高祖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十一年正月進號右將軍司馬道賜者晉宗室之賤屬也爲敬宣參軍至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及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以道秀爲青州刺史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敬宣召道秀有所論因屏人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時季四十五文武佐吏即討道賜猛子等皆斬之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投一隻苾屨於坐中墜敬宣食槃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竝欲壞頃之而敗喪至高祖臨哭甚哀子祖嗣宋受禪國除

檀祗字恭叔高平金鄉人左將軍歆第二弟也

少爲孫無終輔國參軍隨無終東征孫恩屢有戰功復爲王誕龍驤參軍從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至羅落檀馮之戰沒之後仍以馮之所領兵配祗京邑旣平參鎮軍事加振武將軍隸振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玄每戰克捷江陵平定道規遣祗征湏沔沔命桓道兒張靖符嗣等皆悉平之除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又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不拜破桓亮於長沙苻宏於湘東武陵內史庾悅疾病道規以祗代

悅加寧朔將軍封西昌縣侯食邑千戶五季入爲中書侍郎盧循逼京邑加輔國將軍領兵屯西明門外循退走祗率所領步道援江陵未發遇疾停八年遷右衛將軍出爲輔國將軍宣城內史即本號督江北淮南軍郡事青州刺史廣陵相進號征虜將軍加節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得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聽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敗乃入祗語左

右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謂爲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人祇降號建武將軍十一年進號右衛將軍十二年高祖北伐而亡命司馬缺寇涂涂或作涂中秦郡太守劉基求救分軍掩討即破斬之十四年宋國初建天子詔曰宋國始立內外草創禁旅王要摠司須才右將軍祇可爲宋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祇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遷甚不得志發疾不自治其年卒廣陵時年五十一

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謚曰威侯子獻嗣元熙中卒無子祇次子朗紹封朗卒子宣明嗣宣明卒子逸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列傳第七

宋書四十七

列傳第七

謝靈運

靈運，始興太守靈運之孫也。幼好學，博覽群書。年二十，舉南徐州秀才。除太常寺主簿，領中書舍人。遷太子舍人，領步兵校尉。出守永嘉郡。靈運嘗謂謝靈運曰：『天下才高，不為五斗米折腰。』靈運嘗謂謝靈運曰：『天下才高，不為五斗米折腰。』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列傳第八

宋書四十八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之齡石父綽逃走歸溫攻戰常居先不避矢石  
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  
弟沖苦請得免綽爲人忠烈受沖更生之恩事  
沖如父參沖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  
綽歐血死沖諸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少好武  
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儻劣齡  
石使舅卧於聽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箸舅枕  
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  
危懼戰慄爲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

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初爲殿中將軍常  
追隨桓脩兄弟爲脩撫軍參軍在京口高祖克  
京城以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戰齡石言於高  
祖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  
後高祖義而許之事定以鎮軍參軍遷武康令  
加寧遠將軍喪亂之後武康人姚係祖招聚亡  
命專爲劫盜所屈險阻郡縣畏憚不能討齡石  
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兄弟  
徒黨彊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

潛結腹心知其屈北塗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殺數十人自是一郡得清高祖又召爲參軍補徐州主簿遷尚書都官郎尋復爲參軍從征鮮卑坐事免官廣固平復爲參軍盧循至石頭領中軍循選敢死之士數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齡石領鮮卑步稍過淮擊之率厲將士皆殊死戰殺數百人賊乃退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高祖甚親委之盧循平以

爲寧遠將軍寧蠻護軍西陽太守義熙八年高祖西伐劉毅齡石從至江陵九年遣諸軍伐蜀令齡石爲元帥以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龍驤將軍朱林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尋加節益州諸軍事初高祖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季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侈其計今

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  
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  
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  
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  
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  
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  
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將  
軍秦州刺史侯輝尚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詵等  
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十月六月齡石至

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  
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  
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  
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吳焚其  
樓櫓四面竝登斬侯輝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  
即時散潰凡斬大將十五級諸營守以次土崩  
衆軍乃舍船步進龍驤將軍臧熹至廣漢病卒  
朱林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乘船陷牛脾城  
斬其大將譙撫譙縱聞諸處盡敗奔于涪城巴

西人王志斬送僞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福衆亦散乃逃于獠中巴西民杜瑤縛送之斬于軍門桓謙弟恬隨謙入蜀爲寧蜀太守至是亦斬焉高祖之伐蜀也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自古平蜀皆雄傑重將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諫者甚衆高祖不從乃分大軍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咸服高祖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

事齡石遣司馬沈叔任戍涪蜀人侯產德作亂攻涪城叔任擊破之斬產德初齡石平蜀所戮止縱一祖之後產德事起多所連結乃窮加誅剪死者甚衆進號輔國將軍尋進監益州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以平蜀功封豐城縣侯食邑千戶十一年徵爲太尉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十二年北伐遷左將軍本號如故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劉穆之甚加信仗內外諸事皆與謀焉高祖還彭城以

齡石爲相國右司馬十四年安西將軍桂陽公  
義真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  
雍州刺史敕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  
俱歸齡石亦舉城奔走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  
公壘齡石自潼關率餘衆就敬先虜斷其水道  
衆渴不能戰城陷虜執齡石及敬先還長安見  
殺時年四十子景符嗣景符卒子祖宣嗣坐輒  
之封八年不及不分姑國秩奪爵更以祖宣  
弟隆紹封齊受禪國除齡石弟超石亦果銳善

騎乘雖出自將家兄弟竝閑尺牘桓謙爲衛將  
軍以補行參軍又參何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  
道覆破無忌得超石以爲參軍至石頭超石說  
其同舟人乘單舸走歸高祖高祖甚喜之以爲  
徐州主簿超石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遷車  
騎參軍事尚書都官郎尋復補中兵參軍寧朔  
將軍沛郡太守西伐劉毅使超石率步騎出江  
陵未至而毅平及討司馬休之遣冠軍將軍檀  
道濟及超石步軍出大簿魯宗之聞超石且至

自率軍逆之未戰而江陵平從至襄陽領新野  
太守追宗之至南陽而還義熙十二年北伐超  
石前鋒入河索虜托跋嗣姚興之壻也遣弟黃  
門郎鶩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  
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騎十萬屯河北  
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  
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虜所  
殺略遣軍裁過岸虜便退走軍還即復東來高  
祖乃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

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  
置七仗十事畢使豎一白毳虜見數百人步牽  
車上不解其意竝未動高祖先命超石馳往赴  
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  
上虜見營陣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  
箭射虜虜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  
公托跋嵩三萬騎至遂內薄攻營於是百弩俱  
發又選善射者叢箭射之虜衆旣多不能制超  
石初行別齎大鎚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

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虜虜衆不能當  
一時奔潰臨陣斬阿薄干首虜退還半城超石  
率胡蕃劉榮祖等追之復爲虜所圍奮擊盡日  
殺虜千計虜乃退走高祖又遣振武將軍徐猗  
之五千人向越騎城虜圍猗之以長戟結陣超  
石赴之未至悉奔走大軍進克蒲坂以超石爲  
河東太守戍守之賊以超石衆少復還攻城超  
石戰敗退走數日乃及大軍高祖自長安東還  
超石常令人水道至彭城除中書侍郎封興平

縣五等侯關中擾亂高祖遣超石慰勞河洛始  
至蒲坂值齡石自長安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  
河就之與齡石俱沒爲佛佛所殺時年三十七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武人也祖虎生伯父璩  
並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脩之有大志  
頗讀史籍荊州刺史殷仲堪以爲寧遠參軍桓  
玄克荊州仍爲玄佐歷後軍太尉相國參軍解  
音律能騎射玄甚遇之及篡位以爲屯騎校尉  
隨玄西奔玄敗於崢嶸洲復還江陵人情離散

議欲西奔漢川脩之誘令人蜀馮遷斬玄於枚  
回洲脩之力也晉安帝反正於江陵除驍騎將  
軍下至京師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加寧朔  
將軍旬月遷右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竝  
在蜀土高祖欲引爲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  
爲譙縱所殺高祖表爲龍驤將軍配給兵力遣  
令奔赴又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及文處茂時  
延祖等西討脩之至宕渠榮期爲參軍楊承祖  
所殺承祖自稱鎮軍將軍巴州刺史脩之退還

白帝承祖自下攻之不拔脩之使參軍嚴綱等  
收兵衆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討承祖斬之  
時文處茂猶在巴郡脩之遣振武將軍張季仁  
五百兵係處茂等荊州刺史道規又遣奮武將  
軍原導之領千人受脩之節度脩之遣原導之  
與季仁俱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  
下都上表曰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  
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  
於朝露者以日月貞照有兼映之輝庶憑天威

誅夷讎逆自提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  
柯狡豎假息誠由經路有暨亦緣制不自己撫  
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  
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俟廟略可乘之機宜踐  
投袂之會屢愆臣雖効死寇庭而理絕救援是  
以東骸載馳訴冤象魏昔宋害申丹楚莊有遺  
履之憤况忘家殉國尠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  
矜悼伍負不虧君義而申包不忘國艱俟會佇  
鋒因時乃發今臣庸踰在昔未蒙宵邁之旗是

以仰宸極以希照眷西土以灑淚也公私懷耻  
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比肩人伍求情既所  
不容即實又非所繼但以方仗威靈要須綜攝  
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臣之  
於國理無虛請自臣涉道情慮荒越疹毒交纏  
常慮性命隕越要當躬先士卒身馳賊庭手斬  
凶醜以攄莫大之釁然後就死之日即化如歸  
闔閭靈爽豈不謝先帝於玄宮高祖哀其情事  
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文處茂時延祖諸軍

伐蜀軍次黃虎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口累竝得俱還盧循逼京邑脩之服未除起爲輔國將軍尋加宣城內史戍姑孰爲循黨阮賜所攻擊破之循走劉毅還姑孰脩之領毅後軍司馬坐長置吏僅免將軍內史官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脩之雖爲毅將佐而深自結高祖高祖討毅先遣王鎮惡襲江陵脩之與諮議參軍任集之等竝力戰高祖宥之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固

求行高祖慮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殘土人旣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故不許還都除黃門侍郎復爲右衛將軍脩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竝奪取之高祖討司馬休之以爲諮議參軍冠軍將軍領南郡相高祖將伐羗先遣脩之復芍陂起田數千頃及至彭城又使營立府舍轉相國右司馬將軍如故時洛陽已平即本號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西州事戍洛陽脩治城壘高祖旣

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計直二十萬先是劉敬宣女嫁高祖賜錢三百萬雜綵千匹時人竝以爲厚賜王鎮惡死脩之代爲安西司馬將軍如故值桂陽公義真已發長安爲佛佛虜所邀軍敗脩之與義真相失走將免矣始登一坂坂甚高峻右衛軍人叛走已上坂嘗爲脩之所罰者以戟擲之傷額因墜坂遂爲佛佛所擒佛佛死其子赫連昌爲索虜托跋燾所獲脩之并没初脩之在洛敬事高高山寇道士道士爲

燾所信敬營護之故得不死遷于平城脩之嘗爲羊羹以薦虜尚書尚書以爲絕味獻之於燾燾大喜以脩之爲太官令稍被親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南郡公太官令尚書如故其後朱脩之沒虜亦爲燾所寵脩之相得甚歡脩之問南國當權者爲誰朱脩之答云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之日便應巾鞬到門邪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詵訪脩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爲時人所稱脩

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  
不復反初荒人去來言脩之勸誘燾侵邊并教  
燾以中國禮制太祖甚疑責之脩之後得還具  
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虜中多畜妻妾男女  
甚多元嘉二十三年死於虜中時年七十二元  
矯歷宛陵江乘溧陽令  
傳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傳氏舊屬靈州漢  
末郡境爲虜所侵失土寄寓馮翊置泥陽富平  
二縣靈州廢不立故傳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

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傳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  
晉司徒祗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祗一門  
還復泥陽曾祖暢祕書丞沒胡生子洪晉穆帝  
永和中胡亂得還洪生韶梁州刺史散騎常侍  
韶生弘之少倜儻有大志爲本州主簿舉秀才  
不行桓玄將篡新野人庾仄起兵於南陽襲雍  
州刺史馮該該走弘之時在江陵與仄兄子彬  
謀殺荊州刺史桓石康以荊州刺史應仄彬從  
弟宏知其謀以告石康石康收彬殺之繫弘之

於獄桓玄以弘之非造謀又白衣無兵衆原不  
罪義旗建輔國將軍道規以爲參軍寧遠將軍  
魏興太守盧循作亂桓石綏自洛甲口自號荆  
州刺史徵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襲西城  
時詔爲梁州遣弘之討石綏等竝斬之除太尉  
行參軍從征司馬休之署後部賊曹仍爲建威  
將軍順陽太守高祖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  
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僞上洛太守缺脫奔走  
進據藍田招懷戎晉晉人龐斌之戴養胡人康

橫等各率部落歸化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  
安弘之於姚弘馳道內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  
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人竝  
驚惋歎息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內及  
下馬柄孔猶存進爲桂陽公義真雍州治中從  
事史除西戎司馬寧朔將軍略陽太守徐師高  
反叛弘之討平之高祖歸後佛佛僞太子赫連  
瓌率衆三萬襲長安弘之又領步騎五千於池  
陽大破之殺傷甚衆瓌又抄掠渭南弘之又於

寡婦人渡破瓌獲賊三百掠七千餘口又義真東歸佛佛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身貫甲胃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佛佛逼令降弘之不爲屈時天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時年四十二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東漸西被無遺遐荒及漢氏闢土通譯四方風教淺深優劣已遠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朔遙阻隴汧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而羌戎雜合久絕聲教固宜待以荒服羈縻而已也若其懷道畏威

奉王受職則通以書軌班以王規若負其岨遠屈彊邊陲則距險閉關禦其寇暴桓温一世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胡戰衄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季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晉人地未闢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情慝民志撫歸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筭也

此四將藉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為不幸矣  
矣忘無補戰而習實策豈不味秦以不吳封養  
關於東晉氣國亦外正南楚遂所以變國而烈  
其時請門林世莫敢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以兵凶而實形不辭近也以此天下人望也也  
之戰中奉大舉高而無問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入志殊奇操自非只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臣沈莫可約新撰

列傳第九

宋書四十九

臣沈莫可約新撰

孫處

蒯恩

劉鍾

虞丘進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季高故字行  
於世少任氣高祖東征孫恩季高義樂隨高祖  
平定京邑以為振武將軍封新夷縣五等侯廣

固之役先登有功盧循之難於石頭扞柵戍越城查浦破賊於新亭高祖謂季高曰此賊行破應先傾其巢窟令奔走之日無所歸投非卿莫能濟事遣季高率衆三千汎海襲番禺初賊不以海道爲防季高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內猶未知循守戰士猶有數千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艦悉力登岸會天大霧四面陵城即日克拔循父擬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允夫等輕舟奔始興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始興南

康臨賀始安嶺表諸郡循於左里奔走而衆力猶盛自嶺道還襲廣州季高拒戰二十餘日循乃破走所殺萬餘人追奔至鬱林會病不得窮討循遂得走向交州義煨七年四月季高卒於晉康時年五十三追贈龍驤將軍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食邑千戶九季高祖念季高之功乃表曰孫季高嶺南之勲已蒙褒贈臣更思惟盧循稔惡一紀據有全城若令根本未拔投奔有所招合餘燼猶能爲虞縣師遠討方勤廟筭而

季高汎海萬里投命洪流波激電邁指日適至  
遂奄定南海覆其巢窟使循進退靡依輕舟遠  
迸曾不旬月妖凶殲殄蕩滌之功實庸爲大往  
季所贈猶爲未優愚謂宜更贈一州即其本號  
庶令忠勲不湮勞臣增厲重贈交州刺史將軍  
如故子宗世卒子欽公嗣欽公卒子彥祖嗣齊  
受禪國除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高祖征孫恩縣堯爲  
征民充乙士使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

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何充馬  
士高祖聞之即給器仗恩大喜自征妖賊常爲  
先登多斬首級旣習戰陣膽力過人誠心忠謹  
未嘗有過失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左目從  
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寧遠將軍領幢隨振武將  
軍道規西討虜桓仙客克偃月壘遂平江陵義  
熙二年賊張堅據應城反恩擊破之封都鄉侯  
從伐廣固又有戰功盧循逼京邑恩戰于查浦  
賊退走與王仲德等追破循別將范宗民於南

陵循旣走還廣州恩又領千餘人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遷龍驤將軍蘭陵太守高祖西征劉毅恩與王鎮惡輕軍襲江陵事在鎮惡傳以本官爲太尉長兼行參軍領衆二千隨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至彭模恩所領居前大戰自朝至日昃勇氣益奮賊破走進平成都擢爲行參軍改封北至縣五等男高祖伐司馬休之及魯宗之恩與建威將軍徐達之前進達之敗沒恩陳于隄下宗之子軌乘勝擊恩矢下如雨

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軌屢衝之不動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將軍持重江陵平定復追魯軌於石城軌棄城走恩追至襄陽宗之奔羌恩與諸將追討至魯陽關乃還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輒率先諸將常陷堅破陣不避艱嶮凡百餘戰身被重瘡高祖錄其前後功勞封新寧縣男食邑五百戶高祖世子爲征虜將軍恩以大府佐領中兵參軍隨府轉中兵參軍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

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自稱爲鄙人撫  
待士卒甚有紀綱衆咸親附之遷諮議參軍轉  
輔國將軍淮陵太守世子開府又爲從事中郎  
轉司馬將軍太守如故入關迎桂陽公義真義  
真還至青塗爲佛佛虜所追恩斷後力戰連日  
義真前軍奔散恩軍人亦盡爲虜所執死於虜  
中子國才嗣國才卒子慧度嗣慧度卒無子國  
除

劉鍾字世之彭城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

太守劉回共居幼有志力常慷慨於貧賤隆安  
四年高祖伐孫恩鍾願從餘姚浹口攻句章海  
鹽婁縣皆摧堅陷陣每有戰功爲劉牢之鎮北  
參軍督護高祖每有戎事鍾不辭艱劇專心盡  
力甚見愛信義旗將建高祖版鍾爲郡主簿明  
日從入京城將向京邑高祖命曰預是彭沛鄉  
人赴義者竝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爲義隊恒在  
左右連戰皆捷明日栢謙屯于東陵卞範之屯  
覆舟山西高祖疑賊有伏兵顧視左右止見鍾

謂之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稍往撲之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相玄西奔其夕高祖止相謙故營遣鍾宿據東府轉鎮軍參軍督護相歆寇歷陽遣鍾助豫州刺史魏詠之討之歆即奔迸除南齊國內史封安丘縣五等侯自陳情事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高祖厚加資給轉騎長史兼行參軍司馬叔璠與彭城劉謐劉懷玉等自蕃城攻鄒山魯郡太守徐邕失守鍾率軍討平之從征廣固孟龍符陷沒鍾率左右直入取其尸而反除振武將軍中兵參軍代龍符領廣川太守盧循逼京邑徐赤軍違處分敗于南岸鍾率麾下拒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與輔國將軍王仲德追之循先留別帥范崇民以精兵高艦據南陵夾屯兩岸鍾自行覘賊天霧賊鉤得其舸鍾因率左右艦攻戶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攻崇民崇民敗走鍾追討百里燒其船乘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補太尉行參軍寧朔將

軍下邳太守代孟懷玉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劉  
毅鍾率軍繼王鎮惡江陵平定仍隨朱齡石伐  
蜀爲前鋒由外水至于彭模去成都二百里僞  
冠軍征討督護譙亢等兩岸連營曾樓重柵衆  
號三萬鍾于時脚疾不能行齡石乃詣鍾謀曰  
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  
增疲困計其人情恆撓必不久安且欲養銳息  
兵以伺其隙隙而乘之乃可捷事筴決機兩陳  
公本有所委卿意謂何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

衆向內水護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軍卒至出  
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  
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  
其勢必克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今若緩  
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并來力距我人  
情旣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爲  
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進攻陷其二城斬其  
大將侯輝譙詵逕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朮新縣  
男食邑五百戶遷給事中太尉參軍事龍驤將

軍高陽內史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司馬休之前  
軍將軍道憐留鎮東府領屯兵冶亭羣盜數百  
夜襲鍾壘距擊破之時大軍外討京邑擾懼鍾  
以不能鎮遏降號建威將軍平蜀功應封四百  
戶男以先有封爵減戶以賜次子敬順高昌縣  
男食邑百戶尋復本號龍驤將軍十二季高祖  
北伐復留鎮居守增其兵力又命府置佐史荆  
州刺史道憐獻名馬三匹并精麗乘具高祖悉  
以賜鍾三子十四年遷右衛將軍龍驤將軍如

故元熙元年卒時年四十三子敬義嗣敬義官  
至馬頭太守卒子國重嗣齊受禪國除鍾次子  
高昌男敬順卒子國須嗣須卒無子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郟人也少時隨謝玄討苻  
堅有功封關內侯隆安中從高祖征孫恩戍句  
章城被圍數十日無日不戰身被數創至餘姚  
呵浦破賊張驃追至海鹽故治及婁縣於蒲濤  
口與孫恩水戰又被重瘡追恩至鬱州又至石  
鹿頭還海鹽大柱頻戰有功元興元年又從高

祖東征臨海於石步固與盧循相守二十餘日  
二年又從高祖至東陽破徐道覆其年又至臨  
松穴破賊追至永嘉千江又至安固累戰皆有  
功三年從平京城定京邑除燕國內史義熙二  
年除龍驤將軍封龍川縣五等侯從高祖伐廣  
固於臨朐破賊盧循逼京邑孟昶諸葛長民等  
建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高祖  
甚嘉之獻計伐樹樹柵石頭除鄱陽太守將軍  
如故統馬步十八隊於東道出鄱陽至五畝嶺

循遣將英糾爲上饒令千餘人守故城進攻破  
之循又遣童敏之爲鄱陽太守據郡進從餘干  
步道趣鄱陽敏之退走追破之斬首數百復隨  
劉藩至始興討斬徐道覆八年除寧蠻護軍尋  
陽太守領文武二年從征劉毅事平補太尉行  
參軍尋加振威將軍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  
男食邑五百戶加龍驤將軍討司馬休之又有  
戰功軍還除輔國將軍山陽太守宋臺令書除  
秦郡太守督陳留郡事將軍如故元熙二年宋

宋書傳卷九  
九  
王令書以爲高祖第四子義康右將軍司馬永  
初二年遷太子右衛率明年卒官時年六十追  
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爲子增邑三百戶子耕  
嗣耕卒子襲祖嗣襲祖卒世寶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無言不訓無德不報此諸將並起  
自豎夫出於阜隸芻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  
能奮其鱗翼至於推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生  
蓋由其心一也遂饗封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宋書四十九

列傳第九

高曆二十二年

宋書傳卷九

列傳第十

宋書五十

臣沈約新撰

胡藩

劉康祖

垣護之

張興世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祖隨散騎常侍父仲任治書侍御史藩少孤居喪以毀稱太守韓伯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

名州府辟召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參軍藩請假還過江陵省企生仲堪要藩相見接待甚厚藩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之計也仲堪色不悅藩退而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禍若不早規去就後悔無及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將軍相國軍事義旗起玄戰敗將出奔藩於南掖門捉玄馬控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爲多士今乃復見王叔治桑落之戰藩艦被燒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義軍旣迫不復得西乃還家高祖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爲玄盡節召爲負外散騎侍郎參軍軍事從征鮮卑賊屯聚臨朐藩言於高祖曰賊屯軍城外

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也高祖乃遣檀韶與藩等潛往既至卽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累月將拔之夜佐史並集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皆駭愕以爲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子除正員郎尋轉寧遠將軍鄱陽太守從伐劉毅毅初當之荊州表求東道還京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高祖出倪塘會之藩勸於坐殺毅高祖不從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加建武將軍領游軍於江津徐達之敗沒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奮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於是徑上隨之者稍多旣得登岸殊死戰賊不能當引退因而

乘之一時奔散高祖伐羌假藩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藩重艦渡北岸索虜牽得此艦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逕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來竝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索虜於半城虜騎數重藩及超石所領皆割配新軍不盈五千率厲力戰大破之又與超石等擊姚業於蒲坂超石失利退還藩收超石所捨資實徐行而反業不敢追高祖還彭城參相國軍事時盧循餘黨與蘇滛賊大相聚結以爲始興相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食邑五百戶少帝景平元年坐守東府開掖門免官尋復其職四年遷建武將軍江夏內史七年徵爲游擊將軍到彥之北伐南兗州刺史長沙王義欣進據彭城藩出戍廣陵行府州事轉太子左衛率十年卒時年六十二諡曰壯侯子隆世嗣官至西陽太守隆世卒子乾秀嗣藩

庶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藩第十四子遵世爲臧質寧遠參軍去職還家與孔熙先同逆謀太祖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收殺之二十四年藩第十六子誕世第十七子茂世率羣從二百餘人攻破郡縣殺太守桓隆之令諸葛和之欲奉庶人義康值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誕世兄車騎參軍新興太守景世景世弟寶世詣廷尉歸罪竝徙遠州乾秀奪國世祖初徙者竝得還

劉康祖彭城呂人世居京口伯父簡之有志幹爲高祖所知高祖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值有賓客簡之悟其意謂弟虔之曰劉下邳頻再來必當有意旣不得共語汝可試往見之旣至高祖已克京城虔之即僂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聚徒衆率以赴高祖簡之歷官至通直常侍少府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義熙末爲始興相東海人徐道期流寓廣州無士行爲僞舊所陵侮因

刺史謝欣死合率羣不逞之徒作亂攻沒州城  
殺士庶素憾者百餘傾府庫招集亡命出攻始  
興謙之破走之進平廣州誅其黨與仍行州事  
即以為振威將軍廣州刺史後為太中大夫虔  
之誕節不營產業輕財好施高祖西征司馬休  
之魯宗之等遣參軍檀道濟朱超石步騎出襄  
陽虔之時為江夏相率府郡兵力出涓城屯三  
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為宗之子  
軌所襲眾寡不敵參軍孫長庸流涕勸退軍虔  
之厲色曰我仗順伐臯理無不克如其不幸命  
也戰敗見殺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  
食邑五百戶康祖虔之子也襲封為長沙王義  
欣鎮軍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僂弓馬膂力絕  
人在閭里不治士業以浮蕩捕酒為事每犯法  
為郡縣所錄輒越屋踰牆莫之能禽夜入人家  
為有司所圍守康祖突圍而去竝莫敢追因夜  
還京口半夕僂至明日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  
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竝證康祖其夕在

京口遂見無恙前後屢被糾劾太祖以勲臣子  
每原貸之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戲免轉太  
子左積弩將軍隨射聲校尉裴方明西征仇池  
與方明同下廷尉康祖免官頃之世祖爲豫州  
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旣被委  
任折節自脩轉太子翊軍校尉久之遷南平王  
鐸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年春索虜托拔燾  
親率大衆攻圍汝南太祖遣諸軍救援康祖總  
統爲前驅軍次新蔡與虜戰俱前百餘里濟  
融水虜衆大至奮擊破之斬僞殿中尚書任城  
公乞地真去縣瓠四十里燾燒營還走轉左軍  
將軍太祖欲大舉北伐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  
明季上以河北義徒竝起若頓兵一周沮向義  
之志不許其季秋蕭斌王玄暮沈慶之等入河  
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暮等敗歸虜引大衆  
南度南平王鐸在壽陽上慮爲所圍召康祖速  
反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虜永昌王庫  
仁真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

康祖凡有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附山依險間  
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清蕩河洛寇今  
自送不復遠勞王師犬羊雖多實易摧滅吾兵  
精器練去壽陽裁數十里援軍尋至亦何患乎  
乃結車營而進虜四面來攻大戰一日一夜殺  
虜填積虜分衆爲三且休且戰以騎負草燒車  
營康祖率厲將士無不一當百虜死者大半會  
矢中頸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爲虜所殺盡自  
免者裁數十人虜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胡  
盛之爲虜生禽托跋燾寵之常在左右盛之有  
勇力初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參軍督護討劫譙  
郡縣西劫有馬步七十逃隱深榛盛之挺身獨  
進手斬五十八級二十八季詔曰康祖班師尉  
武戎律靡忒對衆以寡殲殄大半猛氣雲騰志  
申力屈沒世徇節良可嘉悼宜加甄寵以旌忠  
烈可贈益州刺史謚曰壯男傳國至齊受禪國  
除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桓道人也祖敞仕符氏爲

長樂國郎中令慕容德入青州以敞爲車騎長  
史德兄子超襲僞位伯父遵父苗復見委任遵  
爲尚書苗京兆太守高祖圍廣固遵苗踰城歸  
降竝以爲太尉行參軍太祖元嘉中遵爲員外  
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護之少儻不拘小節  
形狀短陋而氣幹彊果從高祖征司馬休之爲  
世子中軍府長史兼行參軍永初中補奉朝請  
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伐彥之將回  
師護之爲書諫曰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旆竊所  
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迸八載侵地不戰  
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境而遺醜况乃自送無假  
遠勞宣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脩之固守節  
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浴遊魂自然奔退且昔  
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  
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  
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  
旨彥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  
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北高平太守以載禁物

繫尚方久之蒙宥又補衡陽王義季征北長流  
參軍遷宣威將軍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  
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  
臺西南百二十里及虜救至又馳書勸玄謨急  
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亦衆況事殊曩日  
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爲急不從玄謨敗  
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虜悉已牽玄謨水  
軍大艚連以鐵鑊三重斷河欲以絕護之路河  
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鑊以長柯斧斷  
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竝全留戍靡溝城  
還爲江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加建  
武將軍領濟北太守率二千人復隨張永攻碓  
礮先據委粟津虜壯道僞與僞尚書伏連來援  
碓礮護之拒之賊因引軍東去蕭思話遣護之  
迎軍至梁山僞尚書韓元興率精騎卒至護之  
依險拒戰斬其都軍長史甲首數十賊乃退思  
話將引還誑護之云沈慶之救軍垂至可急於  
濟口立橋護之揣知其意即分遣白丁思話復

今度河成乞活堡以防衆軍三十年春太祖崩  
還屯歷下聞世祖入討率所領馳赴上嘉之以  
爲督冀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寧遠  
將軍冀州刺史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反兗州  
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遠相連結與護之書  
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遺寶時戍湖陸護之  
留子恭祖守歷城自率步騎襲遺寶道經鄒山  
破其別戍夫至湖陸六十里遺寶焚城西走兗  
土既定徵爲游擊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加

輔國將軍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  
柳元景玄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  
諸軍出鎮剡亭玄謨見賊強盛遣司馬管法濟  
求救甚急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  
發賊遣將龐法起率衆襲姑孰適值護之鄭琨  
等至奮擊大破之斬獲及投水死略盡玄謨馳  
信告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衆寡相懸請  
退還姑孰更議進取元景不許將悉衆赴救護  
之勸分軍援之元景然其計乃以精兵配護之

赴梁山及戰護之見賊舟艦累水謂玄謨曰今當以火平之即使隊主張談等燒賊艦風猛水急賊軍以此奔散梁山平護之率軍追討會朱脩之以平江陵至尋陽而還遷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食邑千戶第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夙聞其名以副輔國將軍張東時張超首行大逆亦領軍隸東詢之規殺之慮東宿有此志又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東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信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其移逕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東南奔東溺淮死詢之得至時世祖已即位以爲積弩將軍梁山之役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追贈冀州刺史二年護之坐論功挾私免官復爲游擊將軍俄遷大司馬輔國將軍領南東海太守未拜復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歷城明年進號寧朔將軍進督徐州之東莞缺二郡軍事世祖以歷下要害欲移青

州并鎮歷城議者多異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大明二年徵爲右衛將軍還於道聞司空竟陵王誕於廣陵反叛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臨淮太守明年出爲使持節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淮南太守復隸沈慶之伐西

陽蠻護之所莅多取不斂賄貨充積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復起爲太中大夫未拜其年卒時年七十謚曰壯侯前廢帝永光元年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子承祖嗣承祖卒子顯宗嗣齊受禪國除護之次子恭祖勇果有父風太宗泰始初以軍功爲梁南秦二州刺史遵子閔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毋墓爲東阿寺道人曇洛等所殺閔與弟殿中將軍閔共殺曇洛等五人詣官歸臯見原閔大明三季自義興太守爲寧朔

將軍兗州刺史爲竟陵王誕所殺追贈征虜將軍刺史如故閔順帝昇明末右衛將軍五人張興世字文德竟陵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太宗益爲興世少時家貧南郡宗珍之爲竟陵郡興世依之爲客竟陵舊置軍府以補參軍督護不就白衣隨王玄暮伐蠻每戰輒有禽獲玄暮舊部曲諸將不及也甚竒之興世還都白太祖稱其膽力後隨世祖鎮尋陽以補南中參軍督護入討元凶隸柳元景爲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暮出梁山有戰功除建平王宏中軍行參軍領長刀又隸西平王子尚爲直衛坐從子尚入臺棄仗游走下獄免官復以白衣充直衛大明末除員外散騎侍郎仍除宣威將軍隨郡太守未行太宗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距南賊於赭圻築二城於湖口僞龍驤將軍陳慶領舸於前爲游軍興世率龍驤將軍佼長生董凱之攻克二城因擊慶慶戰大敗投水死者數千人時

臺軍據赭圻南賊屯雒尾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今雖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吳喜竝贊其計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壽陽同逆爲劉劬所攻南賊遣龐子虬率軍助琰劉劬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問沈攸之攸之曰孟虬蟻寇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若有意外且以江西餌之上流若據不憂不珍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等援劬興世欲率所領直取大雷而軍旅未集不足分張會薛索兒平定太宗使張永以步騎五千畱戍盱眙餘衆二萬人悉遣南討山陽又尋平徵阮佃夫所領諸軍悉還南伐衆軍大集乃分戰士七千配興世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備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

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谿可據地既險要江又甚狹去大衆不遠應赴無難江有洄洑船下必來泊岸有橫浦可以藏船舸二三爲宜乃夜渡湖口至散頭因復回下疑之其夜四更值風仍舉颿直前賊亦遣胡靈秀諸軍於東岸相翼而上興世夕住景江浦宿賊亦不進夜潛遣黃道標領七十舸徑據錢谿營立城柴明旦興世與軍齊集停一宿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

軍平日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旣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舫入洄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進胡於是敗走斬級數百投水者甚衆胡收軍而下時興世城壘未固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力更攻錢谿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吳喜校長生劉靈遺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苦戰連日斬獲千數是日

劉胡果率衆軍欲更攻興世未至錢谿數十里  
袁顛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柴由此得立  
賊連戰轉敗興世又過其糧道尋陽遣運至南  
陵不敢下賊衆漸饑劉胡乃遣顛安北府司馬  
僞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運仲  
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  
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  
遣重軍援接興世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  
千人至貴口擊之與仲玉相值交戰盡日仲玉

走還顛營悉虜其資實賊衆大敗震胡棄軍遁  
走顛仍亦奔散興世率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  
陵遷左軍將軍尋爲督豫司二州南豫州六郡  
諸軍事封作唐縣侯食邑千戶徵爲游擊將軍  
海道北伐假輔國將軍加節置佐無功而還四  
年遷太子右衛率又以本官領驍騎將軍與左  
衛將軍沈攸之參負置五年轉左衛將軍六年  
中領軍劉劭當鎮廣陵興世權兼領軍泰豫元  
年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隨二郡

諸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尋加寧蠻校尉桂陽王休範反興世遣軍赴朝廷未發而事平進號征虜將軍廢帝元徽三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五年以疾病徙光祿大夫常侍如故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五十九追贈本官興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興世欲將往襄陽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興世欲拜慕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後行興世子欣業當嗣封會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拔幟之機官度潛師之日至於鵲浦

投戈實與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之公未失南北數兵昧刃而不肯裁管半款矣

安百曰兵固能敵胡吾用奇當一帝年執天入

桂會春交鞞國新

必當冀海與山焮焮而公不與也

所定與世不洽其果軒子語曰公論資太多未入

重以公之論資之自公果以公之論資之自公

公論資之自公果以公之論資之自公

列傳第十一 宋書五十一

臣沈約新撰

宗室京口 宗室京口

長沙景王道憐高祖中弟也初為國子學生謝

琰為徐州命為從事史高祖克京城進平京邑

道憐常留家侍慰太后栢玄走大將軍武陵王

遵承制除負外散騎侍郎尋遷建威將軍南彭

城內史時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索虜為援清

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眾應之義熙元年索

虜托跋開遣僞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將軍斛斯  
蘭寇徐州攻相縣執鉅鹿太守賀申進圍寧朔  
將軍羊穆之於彭城穆之告急道憐率衆救之  
軍次陵柵斬全進至彭城真蘭退走道憐率寧  
孟龍驤將軍孔隆及穆之等追真蘭走奔相城  
又追躡至炆水溝斬劉該虜衆見殺及赴水死  
略盡高祖鎮京口進道憐號龍驤將軍又領堂  
邑太守戍石頭明年加使持節監征蜀諸軍事  
率冠軍將軍劉敬宣等伐譙縱而文處茂温祚  
據險不得進故不果行以義勲封新興縣五等  
侯四年代諸葛長民爲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將  
軍內史如故猶戍石頭時鮮卑侵逼自彭城以  
南民皆保聚山陽淮陰諸戍並不復立道憐請  
據彭城以漸脩剗朝議以彭城縣遠使鎮山陽  
進號征虜將軍督淮北軍郡事北東海太守并  
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以破索度真功封新淦  
縣男食邑五百戶從高祖征廣固常爲軍鋒及  
城陷慕容超將親兵突圍走道憐所部獲之加

使持節進號左將軍七年解并州加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八年高祖伐劉毅徵爲都督兗青二州晉陵京口淮南諸軍郡事兗青州刺史持節將軍太守如故還鎮京口九年甲仗五十人入殿以廣固功改封竟陵縣公食邑千戶減先封戶邑之半以賜次子義宗十一年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明年討司馬休之道憐監留府事甲仗百人入殿江陵平以爲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雝七州諸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高祖雖遣將軍佐輔之而貪縱過甚蓄聚財貨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爲之空虛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路徵道憐還爲侍中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兗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元興元年解尚書令進位司空出鎮京口高祖受命進位太尉封長沙王食邑五千戶持節侍

中都督刺史如故永初二年朝正入住殿省先是廬陵王義真爲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故宜爲揚州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出五十豈當不如汝十歲兒邪上曰車士雖爲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車士義真小字也三年春高祖不豫加班劔三十人時道憐入朝留司馬陸仲元居守刀達子彌爲亡命率數十人入京城仲元擊斬之先是府史陳狔告彌有異謀至是賜錢二十萬除縣令五月宮車晏駕道憐疾患不堪臨喪六月薨年五十五追贈太傅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祭禮依晉太宰安平王故事鸞輅九旒黃屋左纛輜輶挽歌二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劔百人太祖元嘉九年詔曰古者明王經國司勳有典平章以馭德刑班瑞以疇功烈銘徽庸於鼎彝配祫祀於清廟是以從饗先王義存商誥祭於

大蒸禮著周典自漢迄晉世崇其文王猷既昭  
幽顯咸秩先皇經緯天地撥亂受終駿命爰集  
光宅區宇雖聖明淵運三靈允協抑亦股肱翼  
亮之勤祈父宣力之効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  
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京口諸軍事太傅南徐  
兗二州刺史長沙景王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  
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衛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縣開國  
公弘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陽新  
蔡晉熙四郡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州刺史永脩縣開國公道濟故將軍青州刺  
史龍陽縣開國侯鎮惡或履道廣流秉德沖邈  
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唯知正才略開邁  
咸文德以熙帝載武功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  
旦方軌伊邵者矣朕以寡德纂戎鴻緒每惟道  
勲思遵令典而太常未銘從祀尚闕鑒寐欽屬  
永言深懷便宜敬是前式憲茲嘉禮勒功天府  
配祭廟庭俾示徽章垂美長世茂績遠猷永傳

不朽道憐六子義欣義慶義融義宗義賓義綦  
義欣嗣爲貞外散騎侍郎不拜歷中領軍征虜  
將軍青州刺史魏郡太守將軍如故戍石頭元  
嘉元年進號後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以本號  
爲南兗州刺史七年到彥之率大衆入河義欣  
進彭城爲衆軍聲援彥之退敗青齊搔擾將佐  
慮寇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堅志不動遷  
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豫州刺史將軍  
如故給鼓吹一部鎮壽陽于時土境荒毀人民  
彫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綱維補緝隨宜  
經理劫盜所經立討誅之制境內畏服道不拾  
遺城府庫藏竝皆完實遂爲盛藩彊鎮時淮西  
江北長吏悉叙勞人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  
曰江淮左右土瘠民踈頃年以來荐飢相襲百  
城彫弊於今爲甚綏牧之宜必俟良吏勞人武  
士不經政術統內官長多非才授東南殷實猶  
或簡能況賓接荒垂而可輯粲頓闕願勅選部  
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芍陂良田萬餘

頃堤堰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  
肅循行脩理有舊溝引泔水入陂不治積久樹  
木榛塞肅伐木開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  
十年進號鎮軍將軍進監爲都督十一季夏入  
朝太祖厚加恩禮十六年薨時年三十六追贈  
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  
刺史如故謚曰成王子悼王瑾字彥瑜官至太  
子屯騎校尉三十年爲元凶所殺世祖即位追  
贈散騎常侍子粲早夭粲弟纂字元績嗣官至  
步兵校尉順帝昇明二年薨會齊受禪國除瑾  
弟祗字彥期大明中爲中書郎太宰江夏王義  
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世祖詔  
曰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  
此例太宗初爲南兗州刺史都官尚書謀應晉  
安王子勛爲逆伏誅祗弟楷祕書郎爲元凶所  
殺追贈通直郎楷弟瞻晉安太守與子勛同逆  
伏誅瞻弟韞字彥文步兵校尉宣城太守子勛  
爲亂大衆屯據鵲尾攻逼宣城于時四方牧守

莫不同逆唯韞棄郡赴朝廷太宗嘉其誠以爲黃門郎太子中庶子侍中加荆湘州南兗州刺史吳興太守侍中領左軍將軍又改領驍騎將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衛將軍改領左衛將軍散騎常侍中領軍昇明二年謀反伏誅韞人才凡鄙以有宣城之勲特爲太宗所寵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此何人而在輦上韞曰此正是我其庸底如此韞弟弼武昌太守亦與子勛同逆伏誅弟鑿負外散騎侍郎蚤卒鑑弟騶字彥猷侍中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元年卒騶弟顥字彥明侍中左衛將軍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未拜元徽四年卒追贈右將軍顥弟述東陽太守黃門郎與從弟秉同逆事敗走白山追禽伏誅義欣弟義慶出繼臨川烈武王道規義慶弟義融永初元年封桂陽縣侯食邑千戶凡王子爲侯者食邑皆千戶義融歷

在輦上韞曰此正是我其庸底如此韞弟弼武昌太守亦與子勛同逆伏誅弟鑿負外散騎侍郎蚤卒鑑弟騶字彥猷侍中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元年卒騶弟顥字彥明侍中左衛將軍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未拜元徽四年卒追贈右將軍顥弟述東陽太守黃門郎與從弟秉同逆事敗走白山追禽伏誅義欣弟義慶出繼臨川烈武王道規義慶弟義融永初元年封桂陽縣侯食邑千戶凡王子爲侯者食邑皆千戶義融歷

侍左衛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兵尚書領軍有質  
榦善於用短楯元嘉十八年卒追贈車騎將軍  
諡曰恭侯子孝侯覬嗣官至太子翊軍校尉爲  
元凶所殺世祖即位追贈散騎常侍無子弟襲  
以子晃繼封昇明二年與貞外散騎侍郎安成  
戢仁祖荒人王武連羽林副彭元雋等謀反國  
除襲字茂德太子舍人安成太守晉安王子勛  
爲逆襲據郡距之勛遣軍攻圍不能下太宗嘉  
之以爲郢州刺史封建陵縣侯食邑五百戶建

陵縣屬蒼梧郡以道遠改封臨澧縣侯太始六  
年卒於中護軍追贈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諡  
曰忠侯襲亦庸鄙在郢州暑月露幃上聽事綱  
紀正伏閣恠之訪問乃知襲子晃嗣昇明二年  
改封東昌縣侯與兄晃俱伏誅襲弟彪祕書郎  
弟寔太子舍人竝蚤卒寔弟爽海陵太守義融  
弟義宗幼爲高祖所愛字曰伯奴賜爵新渝縣  
男永初元年進爵爲侯歷黃門侍郎太子左衛  
率元嘉八年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還第內

藏義宗隱蔽之免官德靈雅有姿色爲義宗所  
愛寵本會稽郡吏謝方明爲郡方明子惠連愛  
幸之爲之賦詩十餘首乘流遵歸渚篇是也又  
爲侍中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南兗  
州刺史二十一年卒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諡曰惠侯愛士樂施兼好文籍世以此稱之子  
懷侯玠嗣琅邪秦郡太守爲元凶所殺追贈散  
騎常侍無子弟秉以子承繼封秉字彥節初爲  
著作郎歷羽林監越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太  
宗泰始初爲侍中頻徙左衛將軍丹陽尹太子  
詹事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材能甚寡秉少自  
砥束甚得朝野之譽故爲太宗所委五年出爲  
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不拜還復本任復  
爲侍中守祕書監領太子詹事未拜遷使持節  
都督南徐兗豫青冀六州諸軍事後將軍南  
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後廢帝即位改都督郢  
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事郢州  
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未拜留爲尚書左僕射參

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尋領衛尉辭  
不拜桂陽王休範爲逆申領軍劉劭出守石頭  
秉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二年加  
散騎常侍丹陽尹解吏部封當陽縣侯食邑千  
戶與齊王袁粲褚淵分日入直決機事四年遷  
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常侍尹如故順帝即位轉  
尚書令中領軍將軍如故時齊王輔政四海屬  
心秉知鼎命有在密懷異圖袁粲鎮石頭不識  
天命沈攸之舉兵反齊王入屯朝堂粲潛與秉

及諸大將黃回等謀欲作亂本期夜會石頭旦  
乃舉兵秉素懼騷動擾不自安再鋪後便自  
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奔  
滿道旣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秉  
曰今得見公萬死亦何恨從弟中領軍韞直在  
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王會  
秉去事覺齊王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韞韞  
已戒嚴敬則率壯士直前韞左右皆披靡因殺  
之伯興亦伏誅粲敗秉踰城出走於額檐湖見

擒與二子承侯並死秉時年四十五秉妻蕭氏  
思話女也元徽中朝廷危殆妻常懼禍敗每謂  
秉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子作計年垂五十  
殘生何足恡邪秉不能從秉弟謨奉朝請謨弟  
遐字彥道亦奉朝請負外散騎侍郎與嫡母殷  
養女雲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病卒未大殮口  
鼻流血疑遐潛加毒害爲有司所糾世祖徙之  
始安郡永光中得還太宗世歷黃門侍郎都官  
尚書吳郡太守兄秉既死齊王遺誅之遐人才

甚凡自諱名常對賓客曰孝武無道枉我殺母  
其頑駭若此秉當權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用  
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時則云不可相  
關從坐之日爲得免不至是果死焉義宗弟義  
賓元嘉二年封新野縣侯六年以新野荒敝改  
封興安縣侯黃門郎書監三衛將軍位至輔  
國將軍徐州刺史二十五年卒追贈後將軍謚  
曰肅侯子惠侯綜嗣卒子憲嗣昇明二年齊受  
禪國除綜弟琨晉平太守義賓弟義綦元嘉六

年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爲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常謂義綦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笑類若此歷右衛將軍湘州刺史孝建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僖侯子長猷嗣官至步兵校尉昇平三年卒齊受禪國除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高祖少弟也少倜儻有大意高祖竒之與謀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爲征虜中兵參軍高祖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收衆濟江進平京邑玄敗走晉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規爲振武將軍義昌太守與劉毅何無忌追玄玄西走江陵留郭鈴何澹之等固守盆口義軍旣至賊列艦距之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舫而別在它船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衆悉不同曰澹之必不在此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須言也旣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

必可禽也禽之之日彼必以爲失其軍主我徒  
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  
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因往彼攻之卽禽此舫  
因鼓譟倡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竝以爲  
然因縱兵賊衆奔敗卽克盆口進平尋陽因復  
馳進遇玄於崢嶸洲道規等兵不滿萬人而玄  
戰士數萬衆並懼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  
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  
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

加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陳將雄者克昔  
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共  
所聞也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先爲之弱因麾衆  
而進毅等從之大破玄軍郭鈴與玄單舸走江  
陵不復能守欲入蜀爲馮遷所斬義軍遇風不  
進桓謙桓振復據江陵毅畱巴陵道規與無忌  
俱進攻桓謐於馬頭桓蔚於寵洲皆破之無忌  
欲乘勝直造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  
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

軍難與爭勝且可頓兵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  
不克也無忌不從果爲振所敗乃退還尋陽繕  
治舟甲復進軍夏口僞鎮軍將軍馮該戍夏口  
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仙  
客守偃月壘於是毅攻魯城道規無忌攻偃月  
並克之生禽仙客山圖其夕該遁走進平巴陵  
謙振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歸晉帝不許會南  
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襄陽僞雒州刺史桓蔚  
走江陵宗之進至紀南振自往距之使桓謙留

守時毅道規已次馬頭馳往襲謙奔走即日克  
江陵城振大破宗之而歸聞城已陷亦走無忌  
翼衛天子還京師道規留夏口江陵之平也道  
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功自居其末進號輔  
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  
故時荊州湘江豫猶多桓氏餘燼往往屯結復  
以本官進督江州之武昌荊州之江夏隨郡義  
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汝南潁川新蔡九郡諸軍  
事隨安剪撲皆悉平之以義勲封華容縣公食

邑三千戶遷使持節都督荆寧秦梁雒六州司  
州之河南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將  
軍如故辭南蠻以授殷叔文叔文被誅乃復還  
領善於爲治刑政明理士民莫不畏而愛之劉  
敬宣征蜀不克道規以督統降爲建威將軍盧  
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  
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  
爲賊黨荀林所破循即以林爲南蠻校尉分兵  
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京邑  
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荆州刺史厚  
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  
林屯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逼分絕都邑之間  
荆楚旣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  
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  
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  
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雒州刺史  
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  
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悅衆議欲使檀道

濟到彥之與宗之共擊道規曰盧循攤隔中流  
扇張同異桓謙荀林夏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  
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  
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諸將佐  
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  
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差  
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愚  
豈無它竒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  
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  
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解南  
蠻校尉印以授咨議參軍劉遵馳往攻謙水陸  
齊進謙大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浦  
口林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謙  
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咸欲  
謀爲內應至是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  
不視衆於是大安進號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  
道兒逃於江西出擊義陽郡與盧循相連結循  
使蔡猛助之道規遣參軍劉基破道兒於大薄

臨陳斬猛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魯宗之  
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  
師遣道覆上爲刺史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  
復貳志道規使劉遵爲游軍自距道覆於豫章  
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  
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  
單舸走還盆口初使遵爲游軍衆咸云今疆敵  
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  
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遵字慧明臨

淮海西人道規從母兄蕭氏舅也官至右將軍  
宣城内史淮南太守義熙十年卒追贈撫軍將  
軍追封監利縣侯食邑七百戶道規進號征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固辭俄而  
寢疾改授都督豫章江二州揚州之宣城淮南  
廬江歷陽安豐堂邑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  
節常侍將軍如故以疾不拜八年閏月薨于京  
師時年四十三追贈侍中司徒加班劔二十人  
謚曰烈武公平桓謙功進封南郡公邑五千戶

高祖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食邑如先道  
規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爲嗣初太祖  
少爲道規所養高祖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太  
祖還本而定義慶爲荊州廟主當隨往江陵太  
祖詔曰褒崇道勲經國之盛典尊親追遠因心  
之所隆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體道欽明  
至德淵邈獻哲自天孝友光備爰始協規則翼  
贊景業陵威致討則克前彘鯨遠妖逆交侵方  
難孔棘勢踰累棊人無固志王神暮獨運靈武

宏發輯寧內外誅覆羣凶固已化被江漢勲高  
微管遠猷侔於二南英雄邁於兩獻者矣朕幼  
蒙殊愛德廕特隆豐恩慈訓義深情戚永惟仁  
範感慕纏懷今當擁移寢祐初祀西夏思崇嘉  
禮式備徽章庶以昭宣風度允副幽顯其追崇  
丞相加殊禮鸞輅九旒黃屋左纛給節錢前後  
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侍中如故及長沙  
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薨祭皆給鸞輅九  
旒黃屋左纛輶車挽歌一部前後部羽葆鼓

吹虎賁班劔百人義慶幼爲高祖所知常曰此我家豐城也年十三襲封南郡公除給事不拜義熙十二年從伐長安還輔國將軍北青州刺史未之任徙督豫州諸軍豫州刺史復督淮北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竝如故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徵爲侍中元嘉元年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徙度支尚書遷丹陽尹加輔國將軍常侍竝如故時有民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徙送避孫讎義慶曰案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雖遇

市朝闕不及兵著以莫大之寃理不可奪含戚枕戈義許必報不至於親戚爲戮骨肉相殘故道垂常憲記無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卽實事盡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臣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太祖詔譬之曰玄象茫昧旣難可了且史家諸占各有異同兵

星王時有所干犯乃主當誅以此言之益無懼也鄭僕射亡後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天道輔仁福善謂不足橫生憂懼兄與後軍各受內外之任本以維城表裏經之盛衰此懷實有由來之事設若天必降災寧可千里逃避邪旣非遠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都則有不測去此必保利貞者豈敢苟違天邪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加中書令

進號前將軍常侍尹如故在京尹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平西將軍荊州刺史荊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彊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竝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羣官舉士義慶上表曰詔書疇咨羣司延及連牧旌賢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曜風猷日昇而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

叡訓降淵慮於管庫紆聖思乎版築故以道邈  
往載德高前王臣敢竭虛闇祗承明旨伏見前  
臨沮令新野庾寔秉真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母  
憂毀瘠過禮今惟父疚泣血有聞行成閨庭孝  
著隣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軌俗前徵奉朝請  
武陵龔祈恬和平簡貞潔純素潛居研志耽情  
墳籍亦足鎮息頽競獎勗浮動處士南郡師覺  
才學明敏操介清脩業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  
年辟爲州祭酒未汙其慮若朝命遠暨玉帛遐

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  
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年聽遣五吏餉家先  
是王弘爲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  
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叙  
以述皇代之美十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江  
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衛將軍江州  
刺史持節如故十七年即本號都督南兖州徐  
兖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尋加開府  
儀同三司爲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才詞雖

不多然足爲宗室之表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  
唯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以  
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  
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  
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竝  
爲辭章之美引爲佐史國臣太祖與義慶書常  
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  
文甚適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  
爲河清頌其序甚工其辭曰臣聞善談天者必

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犧以降遐  
哉邈乎鏤山岳彫篆素昭德衆勛可謂多矣而  
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  
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大蠙爰定  
祥曆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皆而美溢  
金石詩人於是不作頌聲爲之而寢庸非惑歟  
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應龍之精俯協河  
龜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業光曩代事華  
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四載道化周

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上下含熙文同軌通表  
裏禔福耀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表夷貉懷  
惠卹勤秩禮罷露臺之金紆國振民傾鉅橋之  
粟約違迫脅奢去泰甚燕無留飲畋不盤樂物  
色異人優游據正顯不失心幽無怨氣精炤日  
月事洞天情故不勞杖斧之臣號令不嚴而自  
肅無辱鳳舉之使靈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  
颯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櫛冀馬南金填委  
內府馴象西爵充羅外囿阿統綦組之饒衣覆

宗國漁鹽杞梓之利傍贍荒遐士民殷富五陵  
既有慙德宮宇宏麗三川莫之能比閭閻有盈  
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  
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  
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  
園金芝九莖木木六仞秀銅池發膏畝宜以協  
調律呂謁薦郊廟煙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  
上猶昧旦夙興若有望而未至閔規遠圖如有  
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鏤

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  
文協律之士蘊儻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  
揚於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  
維月躔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  
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  
從表瑞從德此其効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也  
然則古人所不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  
一聖是日暮也豈不大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

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  
樂惇風遷俗文教也誅筆逋羯束纒絳闕武功  
也鳴鳥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  
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  
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讓抑又  
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  
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躋命潤色  
勝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  
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

屬施金羈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廼臣子舊職國家通義不可輟也臣雖不敏寧不勉乎世祖以照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爲亂兵所殺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廩入府心甚惡之固陳求還太祖許解州以

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於京邑時年四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燁字景舒嗣官至通直郎爲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子綽字子流嗣官至步兵校尉昇明三年反伏誅國除綽弟綰早卒燁弟衍太子舍人衍弟鏡宣城太守鏡弟穎前將軍穎弟倩南新蔡太守遵考高祖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官至正員郎祖巖海西令父洸子彭城内史遵考始爲將軍振武參軍預討盧循封鄉侯自

建威將軍彭城內史隨高祖北伐時高祖諸子  
竝弱宗室唯有遵考長安平定以督并州司州  
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郡諸  
軍事輔國將軍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  
關中失守南還除游擊將軍遷冠軍將軍晉帝  
遜位居秣陵宮遵考領兵防衛高祖初即大位  
下推恩之詔曰遵考服屬之親國戚未遠宗室  
無多宜蒙寵爵可封營浦縣侯食邑五百戶以  
本號爲彭城沛三郡太守景平元年遷右衛將

軍元嘉二年出爲征虜將軍淮南太守明年轉  
使持節領護軍入直殿省出爲使持節督雍梁  
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  
六郡諸軍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  
新野二郡太守遵考爲政嚴暴聚斂無節五年  
爲有司所糾上不問赦還都七年除太子右衛  
率加給事中明年督南徐兖州之江北淮南諸  
軍事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領廣陵太守又徵  
爲侍中領後軍將軍徙太常九年遷右衛將軍

加散騎常侍十二年坐厲疾不待對免常侍以  
疾領右衛明年復本官十五年又領徐州大中  
正太子中庶子本官如故其年監徐兗二州豫  
州之梁郡諸軍事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未之  
鎮留爲侍中領左衛將軍明年出爲使持節監  
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荊州  
之義陽四郡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梁  
郡太守二十一年坐境內旱百姓饑詔加賑給  
而遵考不奉符旨免官起爲散騎常侍五兵尚

書遷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二十五年徵爲領  
軍二十七季索虜南至瓜步率軍出江上假節  
置三十季復出爲使持節監豫州刺史元凶弒  
立進號安西將軍遣外監徐安期仰捷祖防守  
之遵考斬安期等起義兵應南譙王義宣義宣  
加遵考鎮西將軍夏疾獻率衆至瓜步承侯世  
祖又坐免官孝建元季魯爽臧質反起爲征虜  
將軍率衆屯臨沂縣仍除吳興太守明季徵爲  
湘州刺史未行遷尚書左僕射三季轉丹陽尹

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衛率  
明季又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五季復遷尚  
書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故明季轉左  
僕射常侍如故又領徐州刺史大中正崇憲太  
僕前廢帝即位遷特進右光祿大夫常侍太僕  
如故景和元季出督南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  
南豫州刺史太宗即位以爲侍中特進右光祿  
大夫領崇憲太僕給親侍三十人崇憲太后崩  
太僕解餘如故泰始五年賜几杖太官四時賜  
珍味疾病太醫給藥固辭几杖後廢帝即位進  
左光祿大夫餘如故元徽元年卒時季八十二  
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謚  
曰元公遵考無才能直以宗室不遠故歷朝顯  
遇季老有疾失明子澄之順帝昇明末貴達澄  
之弟琨之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作亂以爲  
中兵參軍不就繫繫數十日終不受乃殺之追  
贈黃門郎詔吏部尚書謝莊爲之誄遵考從弟  
思考亦被遇歷朝官極清顯爲豫章會稽太守

益徐州刺史凡經十郡三州泰始元季卒於散  
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時年七十五追贈特進  
常侍光祿如故

史臣曰餘妖內侮偏眾西臨荀桓交逼荆楚之  
勢危矣必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遺則城壤壓境  
上流之難方結敵資三分有二之形北向而爭  
天下則我全勝之道未可或知劉武王覽羣才  
揚盛策一舉而磔勅寇非曰天時抑亦人謀也降  
不永遂不得與大業始終惜矣哉

列傳第十一

宋書五十一

國書卷之二十一 經十卷 三則 宋書卷之二十一

